

朝江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作者介绍

滕传秋，男，汉族，2010年3月生，安徽芜湖人，2023年7月加入鱼鸡社。曾任鱼鸡社筹备委员会副主席、第八届全社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组织部部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现任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筹备委员会主席、组织组组长、新媒体组组长。

滕传秋同志是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鱼鸡社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届鱼鸡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八届全社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顾问委员会委员。2024年5月获“优秀投稿者”称号，2025年7月获“杰出组织工作者”称号。

# 小说

## 回乡

—

光绪四年夏末，在京城做光禄寺卿的滕青，字玉岛，正收拾了行囊盘缠，跨上快马，直直出了紫禁城，后边跟着十三岁的儿子滕推与十二岁的小书童滕帆。

滕青是七日之前向接到父亲死讯，按例归乡，丁忧守制三年，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一个月半，路上天灾人挡，好久才到北京。慈禧老佛爷器重滕青，只需回家服孝四月，当日算起，四个月后就得起程回京城。滕玉岛即装点衣食路费，要回芜湖城。滕青晓得他的安徽老乡李鸿章两年前于烟台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这次回乡，亦叫他急欲看看这片被列为通商口岸的桑梓地。他把那条粗厚的麻花辫子盘两盘，抚平大衫上的皱褶，招呼了推儿和帆儿，乃打马南去。

北京城，龙卧之都定然热闹非凡，花红灯艳万家胡同，走马观之亦难不驻足，瞰亮的灯笼晃过，叫滕家三人对满目琳琅不知所措。滕青虽身住京城十余秋，每日诵经读史，难逢烟火世市，今日才像个乡人瞠目结舌。推儿少爷可怜巴巴地望着，不敢提出要什么玩的，好在滕玉岛晓得让两个孩子开心，给推儿和帆儿各买了好玩意，让书僮拉着少爷开心得不行。说书唱戏，打把式卖艺，滕青又听来几句京剧《击鼓骂曹》：

我有心替主爷把贼扫  
手中缺少杀人的刀

或又听来呱啦啦打的快板《唱文公》：

文天祥纵有百般神通法  
也救不得赵家龙命到

.....

三匹快马，走闹街，穿小巷，在北方的烟尘中消隐了。

## 二

远途跋涉，甩缰驻马，滕玉岛把马鞭收起来了，定睛看，“江上芙蓉”！

那中江塔自万历始建以来，历朝墨客誉之若“芙蓉”，写小句“半依闹市半偎江”，傲然耸立在滢漾扬子江与滔汤青弋江汇处，俯瞰这座娇美的小城。芜湖，和小时一样，那里仍然是穿着白背心的米商们来往交易，只是以往大多卖给北人，今时有好多金发碧眼的洋面孔与这鱼米之乡的老芜湖们交谈。

既到了家乡城，第一路当是回自己的小家。滕玉岛现在椿萱双双离世，妻子病故，子女在身边，家乡只有一幢三进的徽派祖宅，相传是弘治爷在位时候建的，那时还是朱家坐江山，旗人也没想到那个后日属于自族的龙的龙庭。宅府虽然已经两个多月无人居住，却被滕青视为不可割弃之珍宝，只因它凝合了滕家先祖的一切。滕青虽在京做了十余年他乡客，回到小城仍不改乡俗，轻车熟路地过路，与老乡们打招呼，但老乡们虽听得他一口鸬兹音，也无车轿，但从气质上认定是个官员，便搭了几句后恭敬地走去了。总言之，滕玉岛三人走街过巷，一盏毛峰的工夫，滕青吁声喝住马匹，在那里趑来趑去，他不禁愕然。

三进大院确还在，只是剩下颓垣了。碎瓦一地，木制的房梁伶仃而立。两千二百余里返乡，但见穿着笔挺洋服的英吉利人满口听不懂的外语，掌上拿着图纸，用一根毛茸茸的手指点指着滕家祖宅，有个穿着长袍的神父坐在一边。

滕青只觉天旋地转，紧咬牙关，目眶尽裂，硬生生直挺挺栽下马来。

## 三

善良的神父惊得猛回头，蹒跚地上前抱滕玉岛。推儿与帆儿急忙滚鞍下马，险些摔倒，抢步向前托起他来。滕青晃了脑袋，吐出一口老痰，慢慢站立起来，颤动着的黄色手指指在了神父的白色鹰钩鼻上：

“你们，为什么，要拆我家宅子？”

那神父，慌乱地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

“先生，我们已经问过了，这里没有住人。”

他突然疯了般咆哮起来：

“这是我家的祖宅！”

神父连连倒退了几步。几个英国工程师踱了过来，不紧不慢，又有些许高傲地，一面拿着手势一面说：

“先生，这里已经确认无人的了，贵国政府允许我们建造教堂，在这里，以联合王国的名义。”

滕青再一次栽倒下去。

## 四

在长街的旅店，相传是吴全椒竣稿《儒林外史》的那家旅店，滕青落了脚。滕玉岛好像成了哑巴，终日里几乎一言不发，空空地悬浮在尘土之中，失了所有的光。

他开始四处行走，有时带着推儿帆儿，有时孤身一人。

英国人来了之后，芜湖确实富了些，但是虽然名义上行事自由仍在，必须要顺着洋人的眼色，忍气吞声地接受英国人的颐指气使。

老百姓眼里可能没什么，滕玉岛一个秀才出身的大清文臣、学的是忠义气节的爱国官员，安能不难受？！

他看了雨耕山，他看了芜湖港，他看了吉和街，将那些画洋文的商品看成了满目的疮痍。

可是一个月后，假期将满的滕青唐突地感到了莫名其妙的释然了。

七日后，便是动身返京的日子了。

他回不去了。

## 五

滕玉岛完全恢复了正常的谈笑，甚至有些疯魔的快乐，这让推儿帆儿感到奇怪。两日后，他们就知道父亲，老爷为什么这么快乐且变瘦了。

滕青是在一家烟馆被帆儿抓到，不顾主仆地被押给了儿子。滕青刚刚摸上烟枪，还没过饱瘾，这时浑身绞痛，喉舌欲裂。

要说滕玉岛怎样染上鸦片的，那正是他感到释然的那天。

……

滕青身在府衙北门的一家小而干净的矮屋里。这是 he 从一个带着孤儿的寡妇那里买的，以此作为今后在芜湖的家。他虽然忧闷，却也不失雅兴，做了些风花雪月①的花头。他种了好些雍容华贵的牡丹，挤挨挨卧在后院的丛中，可一从种下来，总蔫搭搭的，滕玉岛尽力浇水施肥，它们也才晕乎乎强撑着欲倒不倒。他写了一块长匾额，上书遒劲的颜体“芝兰滕宅”，取自《孔子家语》。

那一日清晨鸡鸣，滕青便起了床。梳洗已毕，他慢慢在庭院里散步。他心情这几日来是一天天的转好了。他摊开《孟子》，一月来第一次大声朗读：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则天下归之。

他一声一声念着书，然后又背过身来，背一遍。

“玉岛……”

那是一个高而惨然的声音。他惊得回头一看，身着布衣、带着行囊的一位同年骑在一匹枣红马上。

“哎呀，初露兄！”滕青急忙丢了书，快步过去迎接。

“别来无恙啊，初露兄？”

“看在下这身布衣，也不像无恙啊！”那个人叫吴门，字初露，高座军机大臣，是滕玉岛官场上的挚友。

“这是要……”

“回乡，我把官丢了。”

他一直没下马，扭头说了句“先赶路了，告辞”，递给了滕青一封书信，也没等他反应，打马就走，奔着徽州方向去了。空留下玉岛一人拿着信件瞠目结舌，半晌无言。

## 六

他拆开信封，略略浏览了一遍，看到这一行：

代传太后懿旨：卿在乡将养三载，以尽子之孝。待丁忧期满，再归京师。署名是刚刚接替吴初露的军机大臣，马逢赢。

哪有这样代传太后懿旨的，他心想，倒是我被尔等小人罢免了。说是再守孝三年，便是让我不必归政了，马逢赢在清算啊！

他心如死灰地笑了起来，丢了书信，扔进火堆，一点一点化为灰烬。

.....

## 七

当天滕玉岛被妓女拖进了烟馆。

他怀着一颗冰冷的尸体般的心，走进了堕落的凤仪楼。他向老鸨掷去沉甸甸的白银，与头牌鬼混了一个时辰。

那头牌拿出一杆大烟，递给滕玉岛。他推开缠绕在他身上的女人，冷冷地说：“鸦片，有毒。”

“有毒又如何？吸了大烟才更清爽呢.....就算死得早点，也不是什么大坏事.....官人.....”

“嗯，不能抽.....”滕青的嘴唇已经贴在了头牌举着的烟嘴，他被一股隐隐发出香气迷得头晕目眩，神魂颠倒，他的唇不禁湿润了。

头牌又叫了一声。

滕青已经忘了是如何野兽般猛吸一口禁忌的了。他的全身只有比女人还要诱人的毒充盈着他的血，他好像步入了一间令人欲罢而不能的浴室。

“没吸够吧，去烟馆，就在后面.....”

## 八

本该动身返京的前一夜，滕青，滕玉岛，干瘪瘪地吊死在了房梁。

推儿哭昏了，他把父亲关起来只是想戒他的大烟。

书僮帆儿呛得浑身战栗。他在烟馆前踱步，足声趑然。

滕传秋

于芜湖家中

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初稿

二零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修改

二零二三年八月十日 三改

本文最早发表于《鱼文》第三册（鱼鸡出版社 2023 年版）。根据作者本人审定的共享文档刊印。标点略有改动。

# 山坡羊

卡车隆隆地离开遥远的中国北部，在长江北岸放下了一小群羊，以二十块大银圆的价卖给了江南的买者。那买者雇了条船，载满人与羊，在动荡的江水中回到了南岸，那些小羊们踏上了，这块叫芜湖的土地。

这里没有北乡那样的草供给它们啃食，它们垂头丧气地走向屠宰场。

有一只母羊与一只幼羊悄悄地溜开了。



一九一二年之初，武昌起义胜利的孙中山先生，建立了这个万民瞩目的新时代——中华民国。

距离名义上的新首都南京城不远的芜湖被洗涤得一尘不染，黄龙旗被扯烂、踩踏，大清的余孽不复存在，只有圣洁的孙文大总统的头像注视着这崭新的一切。

芜湖县长姚九欢天喜地地到了任，骑着高头枣红马，还别出心裁地在马身上画了黑红黄的起义铁血十八星旗，表现自己革命者的光荣身份。他穿了一身白色西装，头上戴着孙中山最爱的南洋巴拿盔式帽，腰里配了一支手枪。姚九一路上呲牙咧嘴地笑着，露出两排整整齐齐的大白牙，嘴边的皱纹里嵌上络腮胡，在土地一样黑的脸上欢乐地跳动。

随行师爷刘七戴着灰礼帽，身上还套着中国式的褂子。他骑着一匹矮黄瘦马，也照葫芦画瓢地画了十八星旗，为此还涂红了马屁股，顶着腩看到的确是一匹革命的血红烈马了，只是从头往后看就又丑又怪了。刘七是清瘦的，留着两撇八字胡，随着无端抽搐的嘴角颤动。他在县长外所有人面前都是盛气凌人的。也难怪，毕竟是一个花钱买过大清县官的老混蛋了，封建架子别都别不掉的嘛。

淳朴的江左市民早已恭候多时，城门大开，街上挂着好些长长的横幅，头一条红底黑字的就是“欢迎姚县长入城”。后边还写了“中华民国万岁”和“庆祝县长上任”等字眼。

姚九摘了墨镜，取下头上的帽子，笑着和夹道欢迎的老百姓们打招呼。后边的卫兵们则扫兴地把热情上去欢迎的市民推搡在一边。刘师爷和红靛黄马趾高气扬地向前走，下巴抬得像额头。一不小心刘七的马走到姚县长前头了，他急忙慌慌张张地勒住缰绳往回移一点儿，又回到了县长后边。

临时政府的建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芜湖显得充满希望。全城都知道了一个好消息：不久后的10月30日，孙中山国父、这位前任的临时大总统即将莅临这座“长江巨埠”。

## 二

萧瑟的秋风劲劲吹着，小丘上的杂草扑簌簌地猛击在小羊的脸上，它费劲地嚼食着不同于北方的南草来维持生命。

它的母亲正无奈而痛苦着地侧身躺倒在草坡上。母羊腿上为尖石拉开了一道血口。不远处也平躺着一片涵着殷红的草地。它受不了南草与南北的气温之差，已经腹泻天把了。它的腹部干瘪下去，显得骨架无比想要破皮而出。母羊周身奇臭，一低头准能找到几滩羊屎。

两只在江边逃跑后避开闹市奔走着，就来到了这样一座满是秋草的小丘。路上有猎户欲把它们送上餐桌，叫它们伶俐地躲开了。两只瘦弱的北羊，就在这样一座南山，一母一子地，安下家来。母羊身子弱病下了，小羊拖着臀上一处青紫侍候母亲，喂饱自己。它们就吃着会让它们害病的草一天一天撑下去。

## 三

滕四姐抱着熟睡的襁褓里的婴儿，独坐在清冷的月影里。

她丈夫吴六前日里在作坊里让大石盘砸死了，十月的工作尽数打了水漂，家里一个月的微薄收入断了，顶门楼子塌得连句安慰都不剩，直叫塌倒时迸溅的尘雾呛得孤儿寡母呆呆缓不过神来。

四姐是乡里人，十六岁嫁进城里吴家，十九岁生了一双男孩，未出周岁相继夭折；二十二岁前后生下两对男女，女孩都卖了，男孩一个两岁早夭，一个遭人

抢去了，不晓黑白。二十六岁的四姐，再度弄璋，生下她手里抱着的男娃娃，那是她第七个孩子了。

四姐只有二十六岁芳龄，但好似中年妇人。她通体清癯，面上颧颌，两眼眊眊，脸上倒没太多皱纹，只是皮包骨头、青筋欲出的细臂膀与两挂下垂松垮，荡来荡去的乳房体现着沧桑。

她睡不着。房子卖出去了，买家说三日后交她大洋，她现今还在里头住着，就是早已把值钱的东西打了包堆挤在房角了。说实话，四姐并不太绝望。她是一个妇道人家，但是她常听他人说国家事。她晓得大清的旗人滚下龙庭了。她晓得孙中山和一群剪掉辫子的革命党造了一个新的国家，她晓得孙中山国父最爱人民，她晓得三民主义都为人民好……

孩子响亮地啼哭起来，四姐的手上浸湿了。

“三民啊，宝宝啊。睡觉……”

四姐胡思乱想起来——

孩子三民去看过神仙中医李九爷与西医王二蛋，两个操蛋的东西皆吓我他心上有病，什么刺激受不得的，这病要治花上好多钱呐！两个混蛋要骗我钱唻！三民啊，你别哭，好好睡……”

## 四

“欢迎前任临时大总统光临芜湖”“欢迎孙中山先生”的横幅字条刘七师爷已然吩咐手下将它们齐备了。姚九新官上任雷厉风行烧了三把火：枪毙了十七个麻匪、断下了三个积案、砸了全城的封建物品。一时间姚九让全芜湖的老百姓喊上了“青天大老爷”。

彼时在县城的小酒馆里，几个长着横肉的外地人正在饮酒。

“北羊就是香，来来来，喝！”河南侉子袁五大大咧咧，扒拉着酩酊大醉的合肥人段老八。段老八晃晃膀子甩掉了袁五的大手。

“哎哎，老八，咋不喝了？”东北的张十一揉揉段老八，“我上次给你送了好些日本货，你不多喝点意思一下你感谢我？妈了个巴子，再喝一盅，不然我那么多日本的好家伙炸了也不给你瞅！”

“喝……”段老八晃晃悠悠把酒杯举起了。轻吐了一句“干了”后颤颤巍巍把酒杯接到唇边，浅抿一口，然后一仰脖，辛辣的白酒顺着滚烫的咽喉滑下去。

“我觉得，这个民国，不中。”袁五突兀地说一句。众人的目光看过来。

“还要有个皇上。有皇上国家才会更强，我当这皇上就中。”

众人哄笑起来，连讲活较少的江西老表张十六辫也嘲笑他：“你个混蛋就是图当皇上快活！”

“放屁！”袁五笑骂。

“老子要干，就领军队接个旗人当皇上。”

众人又笑。

“那你就是假皇上大元帅！娘希皮！”

掌柜的光头蒋甘爷骂。他们暂先不作声了。他们晓得这个所谓的国民党员不好惹。

蒋甘爷走了出去。醉得半梦半醒的冯十九冯愣子流着口水依稀听到蒋甘爷骂着那个姓毛的小工：

“你好好干事，少把你那些胡扯出来的理想搬出来，小心我不给你工钱！”

## 五

孙中山先生、姚九县长与刘七师爷怎么也想不到这次会害死两个人。

刘七重金购了千百挂红壳子大鞭炮，一挂能噼噼啪啪响好久。乌鸦一样的警卫兵与保长、甲长都拎着好多鞭炮，等着中山先生到来。

10月30日终于到来。中山先生与随从们驱车进了芜湖——孙中山评价其为“长江巨埠，皖之中坚”。按事先约定好的，刘七高声喝道：

“恭迎孙先生！”

鞭炮开始了震天撼地的大合唱，盖过了人们的欢呼。姚九惊问：“你这是做什么？”

师爷笑了笑，两撇花胡子颤了颤。他没说话，姚九别过脸去。

孙先生一面对市民们友好地致礼，一面看着处处飘扬的北洋旗，心中五味杂陈。

## 六

“啊呀，别哭别哭，啊呀……”

四姐心急如焚，她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中这个被炮声刺得脸色苍白，不住地无力地啼哭的婴儿，她现在完全信了，三民的心真的有大毛病！找李九爷呀，李九爷淹没在人海里了，铺里看不见坐堂的郎中；王医生呢？王二蛋正在人前放鞭炮一身劲呢！

滕四姐望着人群，无助地瘫坐在地上，被尘沙侵袭着。她渐渐地哭了出来，从啜泣，到大放悲声。她撕裂的嗓子发出了“孙先生救……”的哭喊。三民在她怀里发了臭，屎尿滴了一身，他还在无力地啼哭与喘粗气。四姐与三民苍白的大脸与小脸相映着，透出了没有血色的光。

“四姐，哭什么呀？让俺老五来解决一下啊！”袁五笑嘻嘻地走过来。四姐脸燥得红了起来，逐渐发了烫。这个臭流氓曾不止一次掐过她的肌肤。她哭得更厉害了，一吸一顿地，好像咽喉被卡住似的咳了多次。

“娃娃怎么这么白啊，病了？俺来治治，保证他马上不哭不闹。”袁五伸手去夺三民，四姐紧紧将孩子抱住，翻了个身，伏在地上，把他护在心下。袁五粗野地拍了拍四姐的屁股，疼得她羞得她“呜呜”了一声。这个粗鲁的流氓汉子伸手去抓四姐的上身，使劲将她的身体掬了过去，孩子飞了出来，袁五将三民拎住。

四姐像一具尸体一样仰躺在路上，她胸前的衣物已经被撕出了几道细长的口子。她没听见了三民的哭，她微微侧过了头，袁五扔下了扼死的孩子，扬长而去。

三民不哭不闹了。他紧闭的眼睛与修长的睫毛正对着母亲绝望的泪。

## 七

母羊已然死了。它的尸体开始腐烂、发臭，令人闻得恶心。

小羊将一些草盖在草地上这个疯女人的身上，她正在熟睡，小羊蹭了蹭她胸前被抓烂的衣服，又舔了舔她的脸蛋。她的小腹被土堆积得隆起很高，嘴角粘着几根黄草。

又过了一天，小羊冲着疯女人叫。她好像睡得很沉，已经睡了快两天两夜了。

小羊打了一个寒噤，悲楚地冲着苍天哀嚎了一声。冬风冷冽，它发着抖。凛冬将至，它未必能挺过这个冬天。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元）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滕传秋

于芜湖家中

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 很大的一场雨

## 一

一九一二年之初，武昌起义胜利的孙中山先生，建立了这个万民瞩目的新时代——中华民国。滕小安的爷是个地主，干了很多很多的坏事。一九四九年，红旗卷起农奴戟，小安的爷爷被枪毙了。

小安他爹叫滕善贵，也不是个好鸟。解放的时候善贵十六岁，没跟着他老爹一起吃枪子，但是成分也不一般的差。善贵解放初虽然跟普通农民一样，但他总有那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少爷架子，爱欺负人。一天到晚，嚣张得很。

结果后来呢，毛主席一声令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坏分子反革命的善贵每天都要死命劳动，身上老是挂着大牌子，批斗会斗得他人都要崩溃了，有时候还要被打个半死。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把他的气焰与棱角俱都消磨平整了。该打的善贵被改造了，成为一个谦和老实，友善沧桑的农民，每天拄着锄头，叼着烟，在稻菽千重浪中看着芜湖广袤的水田，只不过，想起他富贵的年月，他还是有些惆怅，有些不甘心，不过往事随流水，随他去吧。

一九六五年的时候，善贵和他老婆生下了小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小安的身心健康倒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不过是有些待遇是不太好的。文革结束那年，小安十一岁，善贵四十三岁。小安早已离开了农村，去芜湖县城念书去了，善贵每天的日子就是，看一眼田地和老牛，看一眼小安的奖状，看一眼瘫痪了几年的老婆，吐一口烟。

## 二

西边劈下来一道雷电，乌云把人间捂得漆黑，小安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就这样伶仃孤单地撑着雨伞，背着行囊走了好几个小时。他垂头丧气地踩着乡村阡陌的

泥泞，身上的衣服被雨水侵袭，湿答答的。

到家了，小安推开了门，门发出凄厉的叫声。

他把雨伞收好，立在门旁，把行囊放在台子上。

“大！大！我回来了！”他喊。

善贵的房里发出一些响声，他快步走出来，手上拿着一只茶缸子。他看到他的儿子，又惊又喜。

他说：“小安，你怎么家来了？”

小安坐在门前的小竹凳上，双手抱着书包，低着头没出声。

“你讲话啊！”善贵有些预感。他把茶缸子放在桌上。

“大，”小安抬头，“我打架，学校开除我了。”

善贵愣了一下。他看着小安：

“怎搞的？”

“打架。”小安又说了一遍。

善贵沉默了，他坐下来，取出一支纸烟点燃，猛吸了一口。他低着头，小安两眼噙着泪望着他。

过了一会，善贵问：

“把你开除的了？”

小安点了点头。两人又是沉默。

五分钟之后，小安开了口：“但是，大，我打架真不能怪我。”

善贵没搭理他，他只是静静的。

小安又说：“大，你要晓得，是那个人先招惹我的。”

善贵还是抽烟，不说话。

“大，他骂我是地主家生下来的狗，毛主席走了，我就开始乱咬人，我气不过……”

“闭嘴！”善贵吼。

茶缸子重重地摔在地上，碎了一地雪白的瓷片。

“大，真的！我打他真的不怪我！”

“什么事都不怪你，打了人是被打的有错？我供你到县里上学你就是去跟人家吵嘴打架的呀？”

“你是地主的儿子，现在是新中国，你要听到这个，你可会打他？”

“我小时候还没解放！我小时候是少爷！我打他是社会不一样！你是学生！”

“学生就能乱骂吗？”

“他哪句骂不对？你不就是地主家的狗杂种，我跟你爹爹两个混蛋的后代吗？你也配说新中国？呸！生了你这个狗儿子！我真该断子绝孙！你流的还是狗地主的血，干的还是畜生的事！别人骂，你就打，就是地主恶霸！扯什么新中国毛主席，你就活该被骂！”

小安的眼泪倾盆而下，他被骂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用眼睛望着父亲，满眼都带着怨恨。善贵站起来，愤怒地从墙上撕下半张小安拿的学习第五名的奖状，扯得稀碎，纸片像石头砸在小安头上。小安抹了一把眼泪，跳起来对着善贵声嘶力竭地骂：

“狗地主，我去你的老子！”

门被他撞开，滕小安在雨中狂奔出去，父亲朝着他的背影，狠狠掷去未吸完的烟。水打在烟头上，惊起了一缕灰烟。他的心在淌血。

### 三

雨下得很大，天和地全都晦暗了。时间已经是晚上，小安在雨里狂奔，他想逃出他的学校，逃离他的父亲，逃到一个他认为真正归属的地方。

他从中午往后都没有吃饭，用双脚走了几里的路，到家里受了一顿火，现在又跑起来了，身上淋透了雨，他整个人如打湿了翅膀的昆虫般虚弱，他只得把脚步放缓以让自己不晕倒在路上。他拿起一块路边的木板，举在头上挡雨。他想寻到一个可以避雨的地方。

天很黑，雨很大，不知不觉小安爬上了一座小山丘。那里很安静，只有雨水敲击着土石的声音，小安脚踩满了烂泥，两脚打滑，摔了一下。小安的裤子上沾得全是黄泥，他有些疼痛。小安稍微挪挪屁股，翻过身来。他坐在山坡上。或许是在泥巴地上有些难受，他很快又站起来了。小安拍了拍身后，继续往山上爬。

北风一夜，骤然袭人，小安又冷又弱。他可以说是毫无目的地前进，无计损失，不想下文，未料后果，就这样进行着一次轰轰烈烈、具有长征精神的离家出

走。他在雨中整个人昏昏沉沉，从头到脚淌着雨水，全身都被灌得湿透了。

突然，他被绊了一下。他脚下踩的，是一块青石台阶。滕小安用脚踢了踢这坚硬的石阶，整个人扑通一声跌坐在上边。雨还在下，他坐在黑暗里一动不动。

## 四

老梁是四川人，很早就参加了新四军。后来抗战年月打鬼子，老梁随部队打仗，打到了芜湖县，因为战事原因就跟其他一百三十八个同志一起驻在了这里。解放之后，老梁他们在这里置下了居所，长期在此生活。因为没什么事干，老梁和同志们每天的事情就是背着手，在周边走来走去，忆往昔峥嵘岁月地吹牛。

老梁的单位是能够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虽然在芜湖，老梁每次想找毛主席，都能找到靠在藤椅上批文件微笑着的毛主席。所以老梁很热爱这里，不仅风光好，还清闲悠哉，更能够看见毛主席。

要说这晚，老梁跟他的老战友老陈一道，挑着灯，撑着伞，徐徐前行。他们看见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朝这儿拼了命地奔跑，然后在泥中行走，在山坡上攀爬。老梁问：

“这孩子怎么这样？这是要被淋坏了！”

他拍拍老陈，意思就是说，走，咱帮他一把。老陈抱着双臂，笑看冲老梁说：

“得了吧。你不知道吗？他是本地那个解放时杀掉的地主的孙子，不是好葱。”

“哦。”老梁看了那男孩一眼。老陈似乎很讨厌这个地主的种，他躲在旁伸出腿，那男孩摔在泥里。老梁“哎”了一声，用手打了一下老陈，老陈冲他笑笑。

两个人不管他，继续往别处晃。晃到一半，老梁又回头去看那小孩。

“哎，老陈。”他说，“娃娃又不是地主，你冲他撒啥子火嘛，他也是人民大众里的一个呀，咋能对他这？去帮他去！”

老陈说：“地主杀了我爹娘，他也是地主的孙子，肯定不是好人！”

“你咋这么不晓事嘛！我们都是愿意付出一切看到人民群众都一起当家作主的，才到这里来的，我希望看到的是地主的孙子和农民的孙子一般待遇，地主的孙子也可以为人民服务，坏的地主已经杀掉了，娃娃哪有错嘛！他以后是建设新中国的，哪能淋坏了？去！”

老陈不说话了，老梁拽着他朝那小孩走去。

那个小孩坐在烂泥地上。两人把小孩拉起来，把他搀到青石台阶上，那里距离毛主席办公的地方不远。老梁告诉老陈说他去找毛主席。老陈把他的伞撑给了男孩。因为伞太小了，老陈把伞向男孩倾斜，他身上有雨水蹦跳，老陈感到雨的冰冷，有些难受。他开始担心这个淋了这么多雨的地主孙子了。于是他将伞又倾斜了一些，男孩全部被罩在雨伞之下，老陈也全部暴露在雨幕之中。

门打开，灯光温暖地摇曳。须发皆白的毛主席正在抽着烟，阅读那篇已是他一九二七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眼里闪着泪光，口中喃喃着：

“革命是暴动，革命是暴动……”

他或许是在想最后十年的革命吧，他无法释怀。老梁看到他桌上一张纸写着“造反有理”四个字，画了一个的圆圈。

“主席。”

毛主席抬起来：“梁连长，你有啥事？”

“门外有个娃娃，淋了好久的雨了，您找个地方让他过个夜吧。”

“啊，赶快叫他到我这里来！”

老梁快步走出去，牵起男孩走进来。毛主席看着这个落汤鸡一样的小孩，笑着说：

“很有红军的精神嘛！”

他熄灭了烟，问老梁，他是地主的孙子吧？

“主席，他……”老梁有些担心主席不同意。

“留下来吧，不管是地主的孙子，还是贫农的孙子，都是我的亲孙子啊。”

毛主席老迈的身体从藤椅上站起来，驼得很厉害，他走到墙边，那里挂着他戴着红领巾，站在孩子们中间，毛主席和孩子们都笑得像花一样。

“他们都讲，这是毛主席和孩子们拍的最好的一张照片啊。”

老人慢慢地，悲怅地，怀恋地说。

此时的老梁不知怎的，早已泪流满面。

## 五

小安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正睡在一座塑像下边，身上就像烤了火一般暖和。

“小安——滕小安——”

父亲来找我了。

小安快步从塑像下冲出来，喊：“大——我在这！大——”

善贵奔跑过来，握住儿子的手：

“娘的，我不就讲错了几句话吗？你就跑了！这么大的雨，你怎么过的夜啊！”

“我躲在雕像底下——”

小安转身去指，猛地，他把手停住了，整个人愣在那里。

毛主席高大的塑像立在他的面前，毛主席坐在藤椅上，手握着文章。他笑得很慈祥，很灿烂，阳光照在他的眼边，好像晶莹闪烁着的泪光。

霎时间，父子二人泪如涌泉。善贵双腿要跪下，可是没跪下去，仿佛有两个人将他搀住了。

## 六

小安站在了山顶上，他朝下望去。阳光骄傲地普照在一百三十九座新四军烈士的坟墓上，色散成为了天地奉予他们的花环，那些英雄湿漉漉的，因为昨夜，他们淋了很大的一场雨。

滕传秋

于芜湖家中

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三日

# 瞎公

瞎公拉罢一曲，叮叮当当有人扔下来几个硬币，在沿子上旋转两圈，落在那个小小的搪瓷碗里。瞎公把胡琴摆在边上，站起来笑着向四面鞠躬，呲起他整齐而泛黄的牙齿。

西边的太阳挂着云霞，钻过九莲塘边上的排排青树，照在瞎公的脸上。瞎公的脸红红的，有些发烫。行人用手挡住夕阳的光，瞎公仰着脸面着那个方向。他坐在高高的凳子上，微笑着听着这世界。

我坐在瞎公身边的长椅上。瞎公听见声音，把琴抓起来拉了一曲。我靠在椅子上听完，为他鼓了掌，蹲下来把怀里的十块钱放在搪瓷碗里。他又笑着站起来鞠了几躬，然后坐在凳子上抽烟。

“瞎公，你拉得真好啊。”

“谢谢你哎，我这把琴是风光过的，当然好。”

我笑笑。他取出一支香烟，摸出一包火柴，擦了两下没擦亮。我从包里取出打火机来，给他点了一支。瞎公夹着烟冲前边笑，直说：

“谢谢你，谢谢你。”

“不谢，”我坐回长椅，“你的琴怎么风光的？”

“嘿嘿。”瞎公把琴抱在手上。

小时候我爹请人给我算命，讲我虽瞎，但是奏乐的圣手。所以小时候我不做田，也不念书，就被我爹送到镇里，跟着镇上的最好的琴师学拉琴。我是瞎子，他也是瞎子。

师父是好人，晓得我家里穷，就收我作养子，教我拉琴。后来我爹为这个给师父磕了三个响头。我根本不是什么奏乐的圣手，学琴对我而言非常难。旁人七天练出来的曲子，我得练十七天，还全是错，老挨师父的揍。每次一挨揍我就哭，人家都说我是哭瞎的，然后我就得了名叫哭瞎子了。哭着哭着，我就黏上琴了，想着以后成为全中国最厉害的拉琴的人，甚至超过我师父。

我打四岁开始学琴，跟师父学了十三年，这之间我还经历了不少事情，日本鬼子、国民党我都见到了，他们让师父给他们拉琴，我就跟在师父屁股后面，还差点让一个日本兵拿刺刀给挑了。我第一次当众表演拉琴是渡江战役前一个月，我给汤恩伯的一个亲信拉了一首曲子。当时我太紧张，拉错了好几个音，让国民党大兵给叫停了。我就在军营里边哭开了，弄得那些大兵很别扭，就把我跟我师父轰走了。

那次之后师父再也没打过我，带我去制了一把上好的琴，我一直使到今天。

过了一个月共产党打赢了，占领了我们镇。国民党一路逃跑，一路抢东西，还抓人。我当时被一个兵抓着就跑，我师父用琴砸他救我，那个兵就倒在那了，师父那把琴也碎了。我师父对着他的琴哭了好久，我也哭。解放军跑过来，我师父看不见，但听见是士兵行走的声音就抓上我乱跑。但两个瞎子怎么跑？直接撞上了一个握着枪的解放军。我师父就跪在地上磕头，说：

“军爷，军爷，我是个瞎子，看不见路，你大人大量，饶了我吧。”

解放军把我和师父扶起来，有一群解放军围了上来。一个人上去，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师父：

“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

“军爷，我俩就是拉二胡的，不是共产党！”

解放军笑起来，那个人也哈哈大笑，拍了下我的脑袋，冲我师父讲：

“说什么呢，我们就是共产党嘛，这么紧张做什么？”

“共产党？你们是解放军？”

“当然了。你们现在要干嘛？”

师父没说话，我回了一句：

“回家。回家。”

“不要回家嘛，”那个人说，“拉一首曲子听听看，同志们刚打的胜仗！”

四下里解放军开始起哄了，师父就笑着让我拉一首。我还没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脑袋上全是汗。我把琴拿好了，给他们拉了一首，错了好几处。拉完了我又想哭，解放军沉默一片。师父说：

“那个他刚拉琴，不是很熟悉，你们多……”

还没说完，解放军们就开始叫好鼓掌，雷鸣一样。那个人过来用绑着绷带的

大手抚摸一下我的后背：

“拉得好！拉得好！回家吗？给你些路费。”

“不用了，”师父说，“不用了。”

解放军塞给我们一些钱和大馍。从那之后，我拉琴表演就再也没拉错过。

“您这故事拉得可真够长的，”我笑说，“打解放前开始讲，这是要和我说套书啊。我不就问个琴吗？”

“多少年没人问过我的事了，你要闲的话就听听吧。”

解放后，师父又去买了一把琴，木料极好，花掉了师父很多的积蓄，他说，这把琴是要一直拉到他死的。解放后日子变好了，师父开始更加努力让我能拉好。那个原来摸我的头的那个解放军，是团的政委，叫张政委，他好几次请我师父带我给解放军和党里的干部表演，或者给唱戏的伴奏。

我想知道这些总是带我们玩的解放军长什么样子。我就问我师父。我师父说：

“我也是个瞎子，我怎么知道。”

后来他说：

“解放军长得应该和我们差不多。他们的眼睛应该非常大，会放光。”

“那是不是很难看？”

“比我们好看多了。”

冬天，我们去军队给解放军表演。国民党的飞机突然飞过来，我们的家被敌机炸毁。解放军让我们去收拾收拾东西，让我们住到军队大院里。我哭了一天，师父沉默着抽烟，拉琴。他说：

“哭瞎子，别哭啦，弄了花生糖你吃不吃？吃好练一下琴。”

“不吃，我不饿。”

我蹲在地上哭，师父把我拽起来，把花生糖往我这塞，我伸手抓住师父的衣服，抓到花生糖，攥在手上。师父往边上走，我手捏在师父的衣角，吃下了糖，跟着师父走。我同他在那练了一下午的琴，我的手飞快地移动，我的弓子来回摩擦，我觉得我拉得像一个音乐家了。然后师父生了病，在大院里躺了一个月。张政委特意喊人过来看护他。

那天晚上师父生病之后我就基本没哭过，除了一些人的死去。但我还叫哭瞎子。我每天在大院里发疯一样地拉琴，大院里的人都说我是哭琴王，瞎琴王。师父在床上躺着，抱着他那把琴，教我怎么拉好听。师父说，从今以后，我每天要拉三百首曲子，他每天抽三根烟。

“你要是少拉一百首，我就得少抽一根烟。少抽一根烟我是会死的。”

十七岁，也就是第二年——我长得矮，面相也小，大家都以为我不到十五岁——的时候，师父死了。师父带我去军队办的文艺汇演、政治宣传的地方表演。我拉完一曲，台下掌声响起，然后师父让我笑着向大伙鞠躬。我当时站起身一慌就走歪了，忘了哪边是观众了，于是我就咧着嘴向四个方向都鞠了躬。师父跟我说：

“以前在军队里。你在汇演这样的台子上拉完就要这样，这样表示你拉完了，谢谢大家。就像他们演员说的‘谢幕’。”

小瞎子演完老瞎子上。师父在台上拉了几曲，台下观众都很兴奋，连连鼓掌。师父最后一首曲子拉完，我就听见了一声爆炸。

后来，解放军说是敌特来制造恐慌的，中统局的特务装成群众过来放了个炸弹。张政委发现炸弹后扑上去摁住，结果没来得及。张政委和师父死了。师父的琴用到他死的那一天时碎成一片。

我不知道师父拉完有没有笑着鞠躬，总之师父是死了。那天我还没来得及拉够三百首曲子，他也没抽完三根烟。

于是后来我就被迫出师了。我原先还在军队里表演，每次得军队给的钱，住在大院里面。后来军队改编的时候我因为在军队里既无军籍又无党籍，所以就没被安排。我一个拉二胡的瞎子自然不会什么工作，又没有文化和体力，能干什么？沿街乞讨去吗？我才不干。更何况我是要当二胡演奏家的人。

我去找军队里我认识的干部。当时有个常秘书，具体叫什么早忘了，但我记得他那一口四川话，一腔的黄猫味，听起来又奇怪又舒服，我想着他应该有一张瘦长的马脸，竹篙子一样的身体。常秘书喜欢听我拉琴，他听了我的境遇之后，就说：

“那你要不要政府弄的保障你们残疾人生活的地方去？”

“去做什么？”

“不做什么，在那里住着。”

“哪有这样的便宜事。”我当时就不想答应，“再说了，我是要做演奏家的，去那里不成白吃饭的了吗？枉我苦练多少年的琴。”

“演奏家……呃，可是在那里不会有什么困难。你一个瞎子又没什么劳动能力，赚不到钱，还不得饿死？”

“我不想饿死呀，才来找的您。但要是给我的工作不是拉琴的活，是什么保障什么的，那我哭瞎子还是饿死吧。”

“哪里能让你饿死呦，”常秘书拍了拍我，“总会有你去的岗位的。我想想。”一杯茶的工夫，常秘书一拍手：

“哭瞎子，你拉得这样好，怎么不去音乐家的地方工作呀？”

“能去这个地方吗？那您帮我说说，让我进到里去吧！谢谢您常秘书！”

“我咋帮你说？我也没有艺术才能，我就是一打仗的，怎么认得他们？你呀，先在家等等嘛！我给你想主意！”

“哪有家呀常秘书，军队大院不是不让我住了吗？”

“哦，哦，我晓得了，你再住两天应该没事吧？”

“应该没事。”

“那就行，你先等着嘛。”

我谢过常秘书，回大院里头去了。过了一天，军队里的人把我喊到常秘书那里去，常秘书讲：

“哭瞎子，政府会给你分房子住的，我们已经把你介绍给一个曲团了，你有工作了！”

“工作？拉琴吗？谢谢常秘书！我给您磕头谢恩了……”

“哎呦呦，快起来哦。”

我看见街边的路灯亮了起来，瞎公一面说，一面愉快地笑着，不断回味着他年轻的时候这些旧旧的事情。

“那您要风光了？”

“算是从这风光的吧。但不全是！你往后听！”

那个团是刚刚建起来的。名字我不记，我向来喊他们姓和乐器。姜唢呐，马京胡，刘笛子，王镲，王板鼓，孙京二，黄月琴，李琵琶。他们喊我瞎二胡，有时候喊我阿炳，嘿嘿，现在想起来还挺好玩的。我们那个团原先叫解放新生乐团，后来改叫抗美乐团，到解散时候的名字叫从头越乐团。我们这个团给没有配乐的戏班子伴奏，给一些没声的电影奏音乐，或者给唱歌的人伴奏什么的，也有弄合奏表演给人看的。这些活儿其实对瞎子很不好，但是王镲他每回都带我磨半天，确保每次最后都是圆满成功。

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不过现在我也没听过他们了，只有马京胡死的时候我才能听到一些关于他们的消息——就这个也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们第一次演出是在新芜路上，当时搭了个台子，是为了志愿军战士们送行，弄了个欢送会。当时我们拿家伙奏了一个雄赳赳气昂昂，就是奏了个志愿军军歌嘛。我好紧张哦，手中全是汗。以前在军队拉琴的时候也没有搞过多大阵仗，都是一个人拉，顶多师父带我拉，从来没搞过一个团的大演出，还是拉给志愿军的，怎么搞哦。

那时候我坐在唢呐与镲的边上，声音大得不得了，心慌，感觉一个音都拉不出来。不过还好，我是有技术的，没出问题，但是拉了几分钟感觉拉了几小时一样，下来的时候浑身汗，衫子都浸潮了。我下台给四边都鞠了躬，鞠最后一个的时候王板鼓把我拽下去了，现在想想大概是觉得我瞎子看不见，鞠四边的躬有些丢脸了。

不过我真的觉得这样拉琴挺好玩的，虽然每回都紧张，但是每回都兴奋，你可能懂？你懂不了。更好玩的还有朋友们哦，一开始他们都觉得我向四面鞠躬耍哄哄的，后来晓得我眼睛瞎上台又老紧张，四个躬非鞠不可，于是他们就都跟我一道鞠躬鞠四下，转一圈，现在想起来是真好玩，当时人家喊我们叫转圈乐团，看我们鞠躬了就乐。

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改叫从头越乐团，经常拉语录歌。有一天，我被造反派抓到大庙里批斗，其实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斗我，和我一道的还有孙京二和李琵琶。他们说，孙京二是黑帮，李琵琶是右派，我是不劳而获的懒汉。讲实话我也没太听懂为什么这么讲。他们是当时那个叫“联总”的那派的，结果就批了几分钟，另外一帮“三筹处”那派的人又过来，抓起我就跑，说是“保”我的。我哪里看得见，一路跑得跌跌撞撞，差点把我墨镜摔没了。一直把我拥到了和平大戏院。

联总的人追了一路，就是不肯放我们走，还要跟三筹处打架。三筹处当时派出来那个头头就说：

“你们不要再同我们争了，他们没干坏事。”

“去你的保皇派！他们……”

“哎歇歇歇，你让他们演个曲子把你听听嘛，看看搞什么样，拉得好就是心诚。要满意就放他们走。”

“少来……行吧，听听。”

我觉得联总那帮造反派也没多恨我，或者说不恨我，就是找个人批斗下，又想听曲子，就懒得再争了，干脆答应三筹处。我们三把琴也没合过呀，哪晓得怎么奏。于是我们就每个人拉一样的曲子，不搞什么高的音低的音混了，拉了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他们就围成一团在边上看，他们真好玩，我们边拉他们还边唱，唱得齐得很，拉完还给我们鼓掌。我们笑着给他们鞠了四个躬，他们就放我们回家了。

七几年的时候，团子解散，原因不知道，也没人跟我说，总之是散了。那个姜唢呐告诉我，说我已经著名二胡演奏家啦，常总长和他说，虽然团子散了，但是我可以背着二胡四处溜达，路边现在搭的全是台子，你往那一坐就可以演出，观众同志们会给你钱的。

“常总长？哪个常总长？”

我说。姜唢呐顿了顿，点起一根烟，那烟我闻出来了，最孬最孬的那种香烟，平时他从不抽这种烟。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介绍你进入我们团的那个军队干部嘛。”

“常总长……哦哦，常秘书啊，他都当上总长啦？”

“你不知道吧，原来他们军队那个老首长因为他整天想着赚钱搞经济天天批评他。怎么着，老首长一退，他噌噌上了位子，当上个总长啦。”

“嘿嘿，当秘书的时候为你们好，当上总长就骗起人来了。怕是把他当兵的理想弄丢了。”

我说。瞎公挠了挠脑袋，顿了一下：

“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回答，“老首长你知道吗？”

“我知道，他和张政委是老朋友，是军队里最公平最厉害的干部。”

“嗯，你继续说嘛。”

我说：

“那这么搞，我不成乞讨的了吗？”

“瞎扯。”姜唢呐说，“吊死在这不是拉琴之义。不是说了吗？路边上搭的全是舞台！你看不见，人家观众看得见。我说阿炳，你就拿个琴，弄个盆子，在路边一坐，随心所欲地拉琴。观众会把你演出的票钱放在盆里，这就是你的劳动成果！”

我想了一会儿。我是个瞎子，他不瞎，他能告诉我我看不见的东西。既然路边搭的全是舞台，那我还是演奏的音乐家，不是人家瞧不起的叫花子嘛。再说了，常总长能胡我吗？

于是我就白天在街边的舞台上拉琴。我想拉什么，就拉什么。我虽然看不见，但我听得见。哎，这是真正风光的开始了。我听见有好多人过来听我拉琴，给我鼓掌，给我付票钱投在盆子里边。然后晚上回家，邻居那个造船厂的大哥会帮我开路，我有时候还在他家吃饭。原来我跟着团子，大哥没帮什么忙，现在单干了，大哥对我非常热心。九十年代大哥下了岗，脾气变坏了，那时候我就没麻烦过他，我晓得他工人铁臂创造世界的理想破灭了。不过这之间十几二十年我真的很享受大哥帮助我的日子。

我演出最光荣的一场是七六年在长街。有个孩子过来说：

“瞎子叔叔，你今天拉完了吗？”

我听见他把钱丢在盆里的声音。

“拉完了，怎么，你还想听吗？”

“随便。”那小孩突然凑过来贴着我的耳朵，“你知道吗？明天毛主席到安徽，要来这里，微服私访噢，你得给他们好好拉一个。”

我当时激动得站了起来，比他还像小孩。我掐灭香烟，感觉瞎掉的眼睛放了光。

“你别骗我啊！”

“哎呦，干嘛骗你？”

“好，好好。”

那天我大清早就坐在了街边，把盆收到后边，我怎么能收毛主席的票钱呢？多不好！我听着行人的脚步判断毛主席来了没。毛主席微服私访，自然不会有人呼喊迎接，但身边肯定有很多警卫员和干部，所以脚步一多一杂，那大概就是毛主席来了。

当时我等的时候，有几滴雨飘了下来。接着街上的脚步急促起来，我寻思，好，毛主席来了！我从小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厉害的二胡演奏家，今天我要为毛主席拉琴了！我把弓子一抬，开始拉琴。

当时我就感觉全身的血都在发烫。

拉着，脚步声渐渐平下来，那便是毛主席他们驻足了。我大喜过望，飞快地拉着琴。

雨开始下下来，由小变大，我的琴声变得潮了，拉得不令人觉得好听。那个小孩儿从我身后的楼上发出声音：

“瞎子叔！瞎子叔！你快回家呀！马上要下好大的雨的！”

我不理会他。我为毛主席拉琴，为我的理想表演，管什么雨还是风？琴随着雨变得声音渐小渐乱，我的额头冒出了好多和雨水混在一块的汗水。过了好几分钟，我终于是拉完了。我到现在还记得，拉的是《游击队之歌》，我拉得确实也是兵荒马乱，我真是混蛋，偏偏在毛主席来的时候没有拉好。

我的琴停下来时候，掌声爆发了，我虽然很责备自己没拉好，但是那样的掌声我真的感觉兴奋极了。掌声和雨声特别像，要是旁人是个瞎子准觉得那只是大雨的声音，但我听得出来，那是毛主席带头鼓掌的声音。

当时我全身都湿透了，但身上是一团火。那天还是造船厂大哥把我送到医院的，我在家发了好几天的烧。不过为了拉琴也是值了。

瞎公的话越来越碎片。我大概知道了什么，后边的话，只好先转述一部分了。

瞎公生了一场病。病中他听到了毛主席在北京去世的消息，他在家哭了，继师父死的又一次哭泣。他说毛主席过世前听了他的曲子，会不会记住他？他每次一想到那次经历就很哀伤，也很满足，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成为他最理想的演奏

家。

他每天都在路边表演，不过为他鼓掌给他票钱的人越来越少，他的日子越来越穷。不过他很开心，因为每次他拉琴总有那么一些人会称赞他，他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演奏家最想要的东西。

时代发展得越来越快，他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慢。瞎公说，他每天抽三根烟，拉三百首曲子。我不信。他说，他也不信，但他就是拉了三百首，赚了几十块票钱，挣来了十几声鼓掌。他很开心。作为以让人民听上好曲子为目标的二胡演奏家这是他的职业。

“我每天拉三百首，抽三根烟。少拉一百首我就得少抽一根烟。师父说，会死的。但要是每天都有三百首，终有一天我能医好眼睛。”

我问：

“瞎公，你怎么知道别人当你是演奏家？”

“拿起二胡拉了几十年，狗都算个专业的。他们说了现在路边上搭的全是舞台，上了台我一拉琴就有观众来捧场，说我拉得好听，他们听得高兴。一个卖艺的瞎子能这么厉害嘛？”

“好，好好，瞎公，有人可把你当卖艺的啊。”

“什么人啊？看不起做音乐工作的啊？我在这里拉了几十年的琴，好不容易实现了理想了，成为厉害的演奏家了，是这帮人能够议论的吗？”

“瞎公，你都是演奏家了，怎么才赚这些钱啊？”

瞎公沉默了一会，点燃了一支香烟，我知道这是第四根烟。

“我说，你这小年轻就是不晓事，哪里还能问这样的问题。你可晓得一个瞎老头过日子要多少钱，一日三餐，晚上睡觉，过年过节换套衣裳，养养我的琴而已。我房子早卖啦，弄出来的钱置了一个小房间住，剩下来的存着慢慢用，日子能过。你怎么样？”

“什么我怎么样？”

“你在哪个厂工作？有多少钱？有多少时间？房子呢？”

我沉默一会说：

“说了你也不知道。一个月几千块钱呢，有时候能上一万。没啥时间余下来。我在还房贷，不过住下来了，两室一厅的房子。”

“嘿嘿，那你还能比我开心吗？”

我坐在那里没作声。瞎公也没了声音，过一会儿我抬头，瞎公已经离开了。

第二天我又来这里，瞎公已经来了，他握着那把琴，靠在椅子上，我走近，坐在他边上，他在哭。

“瞎公，您怎么哭了？”

“我跟你讲……我昨晚做了梦了，我能看见了，我身上衣服比叫花子还破啊，我整个人又脏又瘦，我每天坐在街边，根本没有舞台，只有路人给我扔钱，我就是个卖艺的啊……他们根本不觉得我是艺术家，他们把我当乞丐啊……”

我心里震动一下，思忖了一会儿，握住了老人枯瘦而饱有力量的手：

“没事的，梦嘛，不当真。他们才是乞丐，是一帮不愁吃穿的乞丐而已。”

瞎公抬起头。然后他不哭了，点燃了今天的第一支烟。黄土铺起的乡路般，他的脸抽动了一下，墨镜反射出一道刺眼的阳光。行人匆匆忙忙地赶着上班，用手挡住早晨的阳光。瞎公仰着脸面着那个方向，整个脸颊亮亮的，捧起两道逐渐黯然下去的泪痕，有些发烫。弓弦交过，他拉响了今天第一首曲子，他还有二百九十九首曲子，要在太阳落山之前落下尾音。钟表的指针，漫长的路途，反复地向四面鞠躬。他握着琴，享受着三百种颜色在他失明的双眼前开成一簇簇的鲜花。

滕传秋

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九日

于芜湖家中

# 问 题

—

记不清什么时候了，只知道那时春末还很小，太太过世。他跟着父母一路从芜湖赶到弋江镇去，在他很熟悉的小房子的正厅里摆上了她的遗像。外婆在她灵前止不住地哭，母亲也在一旁落了泪。茫然，不知所措，他跪在堂前叩首上香，看着灵位后边的水棺的上边盖着布，他似乎看见了她在安稳的双脚。

春末被带到小阁楼里边，堂姐带着他。他们把阁楼上的一箱麻将倒出来，按筒子条子万子和风来码好，排列起来很漂亮。外婆哭红了眼，上楼来歇，春末还冲她说：

“外婆你看，我把这些麻将排成这样了。”

外婆挤出笑容来抚摸他的头发与肩膀，不说话。外婆一直是这样，从来只有慈爱。

老太太上了山，葬进公墓，春末已经记不清楚他是否参加了。每年清明时他从芜湖过来，再从弋江镇赶到坐落在宣城境内的公墓，然后父母带着他，有时还有姐姐，或者是舅舅家，在她与她的丈夫坟前焚起纸钱，为他们磕头，扫去坟头的重重的灰尘。外婆走得动时也会一起过来，他们都不再流泪。

春末很熟悉这座公墓。每次他来到这里，手机上都会接到宣城文昌镇的欢迎短信。这座公墓前头的路边栽满了茶与野菜，常常有人在一旁忙碌地采摘，皖B与皖P的牌照交错着排列，聚集着四周前来哀悼扫墓的人。公墓进来右侧是厕所，洗手池与一间小屋。春末每年都会在那座池子洗手，那里的水特别清凉，他会在炎热的时候将水淋在身上。小屋里常放着一张桌子，几只暖瓶与几袋发米与白糖。春末还记得老太太过世前后他去过一次，吃了一次发米，很甜很好吃，回弋江后他又吃了好些。公墓里葬着春末的太太，也葬着他的外公。外公与他的生命没有交集，他只知道外公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外公的一生，是学习，劳动与生活，是一个光荣而灿烂的人，却与病魔纠缠了半生，早早离去，化成灰烬睡在这

里。墓的另侧是一方空空的坑，墓上的文字与照片也只是半边——那空白的一侧预留给他的外婆。

他记得这些事情，但并不真切，因为那时他年纪太小。他只记得他问了父亲几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我没有哭”，另一个是“那我的坑在哪里”。父亲回答了，可春末什么都想不起来。

春末并不是一个被外婆带大的孩子，他住在城市，而外婆通常住在镇上。芜湖到弋江几个小时汽车的路程，他们离得很远。春末总在汽车拐进狭窄的街口时把头藏在车窗下边，因为他害怕那么热情的亲戚，害怕啄破他头顶的公鸡。到了弋江，他只是待在破旧的小房子里，吃舅妈烧的饭，也吃外婆烧的饭，它们很香。可是吃了饭他就待不住，跟在姐姐与堂姐身后到镇上瞎转，买吃的喝的，外婆会抽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给春末，尽量最后都被塞了回来。外婆常来芜湖住，有时候在路口接小学的春末回家，为春末烧饭，给春末从弋江带来一箱箱的蛋糕和酥饼。每次母亲都会推脱这些，可她总是这样。

六年级那年，春末很喜欢听周杰伦的歌，他有一首歌的名字叫外婆。春末坐在车上，从芜湖到弋江，《外婆》响起来，他想起外婆那个超大字号的手机和里面的微信。他心里说，要是有了自己的手机，一定从微信上把这首歌转给外婆听、不过她一定是听不下去的。芜湖这边人喊外婆，一个字一个字翻译过来是家奶奶，普通话念着很奇怪，很好笑，春末小时候经常用母亲的手机打字，故意打“家奶奶”发过去，惹得都笑，他想如果有了手机和微信，他会把外婆“开心就好”的微信名改为“家奶奶”的备注。

## 二

上了初中，学业变得更加繁忙。尽管不怎么去弋江了，但他常能在视频通话里见到外婆。她精神总是很好，面色总是很慈祥，一切都是体面的样子。这几年里父亲那边发生了一些事情。祖父摔断了腿在医院躺了许多天，父亲和他几个姐姐为此忙得焦头烂额，紧急置掉了白马山火龙岗那边四楼的小房子，买了一个两层楼的小房子，方便他生活。九十岁的祖父每日坐在轮椅上呆滞地望着院里的阳光，九十岁的祖母默默地劳累着服侍着他。春末想起他七十多岁的外婆，幸好她

还健康。

春末初一时考得很好，没掉下过年级前三十，到了初二就略显吃力了，初二下册时的一次月考给他的打击很重，他的成绩掉下来，名次落在了一百五十名之后。大概八九十名之前才能考上芜湖的重点高中，春末的心里只有慌张和忐忑。这些心里没午前的他看来都毫不值得担心。他加了倍地去上数学、物理的课外辅导班，每天念书念得昏天黑地，很是痛苦。虽然嘴上对于成绩和重点高中满是不在乎，但父母老师的希望压在身上，春末也很难真正无所谓。即使父母很早就说了他是否能上重高并不重要，可他仍然不敢使他的中考结果使父母老师与自己沮丧。

初二的时候外婆出事了，那天春末一回到家，母亲告诉他外婆摔倒了，第二天早上舅妈发现，已经摔得不省人事。那时候天还很冷，在空调房里尚不愿意离开被窝，外婆在冰凉的地上倒了一个晚上。先被送到南陵县医院，后来送到芜湖市。送进 ICU 里面，等再推出来，蓝色的床上外婆的身子只挤在中间很小的一块。她身上盖着被子，头上假发摘掉，全部变成灰白的颜色了，稀疏地盖在她的头顶，有几缕散在一旁。他印象里外婆是有些胖的，至少比较圆润，脸圆圆的看着很慈祥。外婆忽然变得特别瘦小，骨头上耷着一层老皮，布满了斑痕和褶皱，一只丰满的老迈的猫一瞬间缩成了一片枯黄而脆生生的叶子。

外婆睁着眼睛，紧闭着嘴。她摘了眼镜，两只眼睛发狠一样，但是眼珠像野草上的黄斑一样摇摇晃晃，像婴儿一样，凝着茫然和疑惑，甚至参不透这里面是否有哀伤。春末唤她。她不应，只是看着。春末又唤她，唤了好多声，她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连呻吟也没有。

“外婆怎么了？瘫痪了吗？”

“瘫痪了。”

母亲回答。春末想起那么多瘫痪的人都能继续生活下去，他很匆忙。

“那她还能讲话吗？她以后能不能再站起来？”

“不知道。不知道。”

生命的脆弱他只在道法试卷上见过，常常有材料题的答案需要回答“生命的脆弱”。他看着外婆，不知道是生命的顽强还是脆弱，总之一个好端端的人几夜间变成了卧病在床，衰如枯朽的患者。

再过几日，外婆情况好转，从 ICU 住进了住院部，舅舅和母亲轮流守候在她身边。春末信仰马列毛，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战士。他在家里念着外婆能恢复一些，至少还能说话，还能走路，他跪在墙上马恩列斯毛的画像前磕头，口中念着“毛主席保佑”。可革命不是宗教，没有神灵会倾听这一切。他从抽屉里翻找，翻出父亲之前在九华山求来的佛家物品，恭恭敬敬陈在桌头，接着双手合十，沉默着祈祷，然后双膝跪地，重重叩了三首，嘴里念叨“佛祖保佑”，他想起来之前听人说佛教是“信则有不信则无”，于是他此刻相信得无比虔诚。家里没有什么基督教、天主教的事物，他便在楼上对着天主教堂的方向画起十字架来，口中念“耶稣保佑”“上帝保佑”。

事实上没有任何神灵愿意保佑他的外婆，外婆的身体已经死去了一半多，她再也无法说话和行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春末到医院探望她，她还是睁着空洞而萧瑟的眼睛看着春末，只是看着。

“她还认识我吗？”

“肯定认识。妈，春末来了，你可认识啊？”

母亲俯下身子，拍拍外婆，像哄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也像强行护住一辆残旧报废的老车。外婆转头，把嘴巴张得圆圆的，他以为她会发出哑巴一样“啊啊”的叫声，实际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妈妈，你可认识他啊？春末啊！”母亲又讲，“认识的话你就点点头。”

外婆点头，她还没有被剥夺微笑的能力，她像一个婴儿一样，但她无法发出婴儿那样的吵闹。这时的安静或许是命运赋予老人的稳重，稳重得很残忍，也很平静。春末一瞬间不知道是庆幸还是难过。他蹲下来，用手扶着医疗床的把手。

“家奶奶（芜湖话），我是滕春末啊。”

外婆又点点头。她的手拍打着扶手，她只有这单只手可以动。春末不知道她要什么。他从床头把水杯端起来，喂在她口边。外婆摇摇头，让开那杯水。她的手仍然轻拍着扶手，在言语之外制造一些声响。

“她要把你手挽着。”

母亲说。春末把手搭在她手边，外婆把手伸出来握住他的手。外婆的皮肉除柔软外还有一种松垮的感觉，在春末年轻的手里像揪住的一层布匹。可是他仍觉得手上暖乎乎的，像从前外婆牵他那样，特别暖和。

“你给她唱段戏吧。”

春末小时候学过唱戏，上了初中渐停下来。外婆爱听他唱戏，弋江的街坊都听外婆说起春末唱戏唱得好的事情过，都知道她那个擅长唱戏的外孙子。外婆仰着脸，她显然听懂了。春末从来不愿表演，只是看见外婆这个样子，再不愿推脱去了。他唱一首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几十年闹革命南北转战，共产党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

春末一面唱，一面盯着外婆的眼睛，外婆的眼神就像是远远望着他。好像有那么几缕光从她瞳孔里出现，又好像没有。他试图在外婆的眼睛找到一丝像过去一样合理的光。外婆整个人都是黯淡的，又上哪里寻这样的光呢？

### 三

舅舅那边工作忙，弋江的条件也没有芜湖好，外婆被接回春末家里居住，母亲每天在家里照顾她。外婆长期地住在春末身边，家里为她买了医疗床，可以调节高矮。床正对着小电视，可以放各种各样的影片。外婆床边堆满了药和尿片，床头摆着饮水机，一只四个轮子的小凳子搁在边上，常坐着母亲或者春末。

春末没事干就陪着她。他坐在凳子上，与外婆一同面对着那台电视。母亲放电视剧，随机地播，播完一部又是一部，什么都播，年代，战争，神魔，家庭，眼花缭乱地在屏幕上轮转。那些电视剧大有些胡编乱造、粗糙糟糕的作品，又臭又长的好几十集，一放放好多天。春末坐在外婆床边，陪她一起看。他常常指着电视里荒唐的剧情和尴尬的台词说：

“这电视拍得太烂了，好智障。”

他之前也常说，那时外婆还靠在客厅的沙发上，春末侧坐在她身边，看着大电视里的抗日片，他指着里面演技蹩脚的演员也是这么嘲笑，外婆就在一旁笑。那时他是对外婆说，现在他是说对谁说呢？对外婆说，对母亲说，可能大部分是对自己说。想到这里总有些酸楚。幸好外婆还在，还认得我，他只有这么想，握着外婆的枯手，眼睛盯着电视里荒唐的剧情。外婆就这样每天躺着看电视，她没有作息，看一会睡一会，有时大半夜母亲要关电视，她使劲摆摆她的手，她已经不晓白天黑夜了。她可能也不知道屏幕里的人在忙活什么，可能只是需要一些吵闹。

外婆有一个独属于她的黑黑的碗，母亲每天把弄好的饭菜装在碗里，摆上一只勺子，在床上架好桌板，给外婆系好孩子一样的布来兜住撒落的食物。家中其他人在餐厅吃饭。春末吃得快，母亲常吩咐他：

“春末，看眼家奶奶还吃好了。”

春末从餐厅里走到外婆房间，看着嘴边全是饭粒的外婆，手上全是油，一只手抓着勺子刮得碗发出声响。他会说：

“还剩不少！还剥一些！就一点了！吃好了！”

外婆剩的一点常是难以自己送到口中的。春末捧起她沿上都是饭菜和油的碗来，用勺子把那些饭菜拢在一块挑起来，递在外婆嘴边。外婆张嘴，春末感到一股向下的力，她从勺子里吃饭时似乎很用劲。她有时也会把头扭在一边让掉这勺饭菜，然后甩甩手，她不吃了。

吃完后，春末把桌板抬下来竖在边上，擦擦她的嘴巴，解开她胸前沾满米粒和菜叶的纸布，用抹布擦掉她手上的油。他拿控制器将床放平，然后弯过手臂，抱住外婆的脖子，要外婆一只手也抱住他。他另只手托住她，把她向上挪过去再放下她，外婆每次都冲他笑，不知是否是因为他太过笨拙。他再把床升起来到合适的位置，问外婆：

“好了吗？”

外婆有时点头，有时摇头。

有一天晚上，春末想起她还能动的左手，就拿来一只本子和一支笔搁在桌板上。

“家奶奶，你学下左手写字吧。”

他把笔塞到她手里，把本子移到笔尖前，扭扭曲曲地纸上留了一些黑色的河流。春末说：

“你写你名字嘛。”

他握住她的左手，在纸上写下她的姓氏，一个“李”字。接着他又放开来，讲：

“你自己来写嘛。”

外婆捏着笔，在纸上斗折地画，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是个“王”字，好像是个“小”字，春末看不懂，外婆把笔丢下来。他又把笔塞进她手里，她又把笔搁到边上，她不愿写了，春末看着本子上歪歪扭扭的字，心里一阵发苦，他知道他与

外婆的交流彻底终止了。

## 四

初三下，离中考不到二十天。

春末的朋友在别的学校托管，春末帮他带作业到家里。朋友和他玩了一阵，请他吃了一顿好吃的，春末吃得很开心，回家和母亲说了，母亲也没批评他晚回来。今天他数学成绩下来，考了一百三十分，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不错的分数了。今天星期五，少节课，正好接着端午节放假，他难得放学去操场和同学玩了一会牌。父亲在家边上正好也请人吃饭。回家吃了饭，他就坐在外婆边上看电视，听得前边母亲走动，他怕被骂不写作业就逃回房间里写作业，把门关起来。那时他陪外婆看电视，外婆刚吃完饭，一切都好好的，睁着眼睛看看他，又看看电视，安静地卧在床上。

他就在房间写卷子，任务不重，他还放着音乐。他之前经常拎着把吉他在家里扯着嗓子唱歌，没有技巧，只是喝着玩，母亲常说吵，要春末把外婆的门关起来，他去关门的时候，外婆喜欢冲着他笑。他从八点出头，写到八点五十分左右，母亲喊他，

他以为母亲是喊他去洗澡，他“诶”一声。

“家奶奶好像二次中风了！”

“啊？”春末从椅子上弹起来，把笔砸在桌上，“怎么搞的？”

他赶紧拉开门，赶到房间里，外婆的眼已经迷离了，白沫在口中溜出来，她把嘴巴张得大大的，整个头仰着，仍然是毫无一丝声响。母亲把轮椅张好，春末问：

“打了 120 了吗？”

“打了，救护车等会到，我已经打电话给你爸了。”

电视还在不知疾苦地播放着，吵闹。春末抬起她，把她放在轮椅上面，她的头支在瘫软的脖子上，摇晃一会，仰着耷拉，又俯着栽下来。她身上的衣裳极单薄，幸好是春末入夏，不然会令她冻得难受。她已经没有意识，昏迷过去，眼睛合上。

“刚吃完饭还好好好的啊。怎么搞的这是……”

把外婆推到门口，春末飞快地穿了鞋，打开家门。母亲说：

“你不要出去了，在家待着吧，我和你爸过去就行了。”

“先出去再说嗨！总有搭把手的。”

母亲不多说什么。春末跳出去，到走廊上往下望。滨江一带是芜湖最繁华的商业区。他看到外面的霓虹彩灯斑斓闪烁，庆祝迎接端午节。从那里，能看见林立的楼房，也能看到大剧院，看到长江，白天能看见江北的田埂。红色和蓝色的光交揉着闪，救护车的笛声刺耳地叫，他看见救护车在远处貌似缓慢地移动。

他冲母亲喊：

“救护车马上来了！”

另一边电梯正好打开，父亲一路跑过来，春末看见他就拽他往家里跑。父亲推着外婆往外送，春末又出来按电梯，电梯也貌似缓慢地向上升。春末接过轮椅，等待电梯来到。他想着外婆可能不行了，伸手去探她鼻息，到半又停下来，他怕真探不到了。他犹豫一下又伸手去了，不过他不知道结果，他认为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他整个人绷得极紧，他知道接下来每秒每刻都可能是他和外婆隔绝在黄泉两侧的时间。或许已经隔开了。

把她推下电梯，抬上救护车，母亲跟着上了车。父亲让春末留在家中。春末急得一头汗珠，说：

“我也去啊！我一个人在家也急啊。”

他和父亲一人一辆小车，他在夜晚的街道飙至最快，甩掉了城市里缓进的汽车，一路顶着风疾驰到医院急诊部，急急地停在一旁连头盔也没摘就奔到抢救室外边。

门紧关着，他坐立不安在门口晃，父亲比他慢，还没有过来。他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嘟”了几声，拉得很长，在医院的环境里声音很大，他很快用手指堵住发声孔。

“喂，”电话接通，“妈。”

“嗯，干什么？”

母亲状态很不好，说话时都在漏气。他感到她的肺都是红肿的。

“你在抢救室里面吗？我到了。”

“我在。别跟我说话了，我感觉有点……喘不上气。”

挂断了。春末心里一阵疾跳，这句话给他的想象很多。他看着紧闭着的抢救室的门，如果外婆真不行了，总不至于还在抢救，还能活下来。他这样想。

父亲赶到。他问在哪，春末说在抢救室里。他对父亲说：

“恐怕又要住好几天 ICU 了。”

过了五分钟，门开了。春末心下一惊，这未免抢救得太快了些，他快步走到前边去。母亲，医生推着外婆出来。外婆在很小的床上，挤在中间更小了，他也不知道外婆是否还像当时一样瞪大了眼睛望着他，因为外婆的全身已经被一张单薄的蓝布沉重地压着，毫不留气地密密地包裹着。他除了看见一具枯朽的轮廓，什么都看不见。

母亲一只手扶着床，一只手握着手机，在和舅舅通话。春末和父亲紧促着步子跟在后头，春末对着母亲问怎么样了，母亲摆了摆手。他想，是不是不行了？也许是她在打电话，让我一边等会。他只是帮着推动着这架又轻又小的床和床上的人。

母亲电话挂了。她说：

“不行了，基本不行了。心跳脉搏什么都没有了。”

春末没说话。他只是快步地跟着，为医生拉开帘子，他们把外婆推到医院后的地方，一直往里边推。他看到他们推的那个地方写了“CT”，他以为只是病危，还没走，还要检查。推进那个灯光白炽的小房间里，几个医生叉着腰站了一会，就离开了。还有一个中年人就站在外面。

“现在要干嘛？”春末问那个中年人，“要做什么吗？”

“这是停尸房，把她停这了。”

“这就说她死了？确定死了？……确定已经走的了？”

“已经走了。马上你们就联系殡仪馆，给她换衣服火化了。”

“那……”

春末还想问，母亲叫他别问了。

她小声和他说，那是搞丧事的，做生意的，要赚钱的。

春末把嘴闭上，他不再问了。母亲蹲在那里，低着脑袋，两只手臂不知道搁在哪块，父亲站在一边，那中年男人坐在另一边看手机，抽烟，红光比白亮得彻

刺人眼的停尸房柔一些。蚊子四处飞，黑黑的天黑黑的草，从那里上到停尸房有一个很小的坡，坡下边平地，在坡道两侧的直线上搁了两道坏了的铁护栏，是路灯唯一扑射到的地方。

住院部的光透明，医院的字是红的，可下面他见的光都蒙着一层煞白。四边是芭蕉，杂草，不被人打理的树，都在生长，还有蚊子，它们顽强得难以被杀死，风刮了一阵还有一阵，绵延着刮。黑色的晚上他只看见停尸房一边雪亮的光，别的地方是一个城市的夜晚常见的黑，只是更深邃。

没有人哭。大家都坐在或站在各个地方，都不知所措，水流走，热气散去，每个人都经历了，这都没什么，可没人切实感受着一个人就在身边流走了。春末心里空白一片，他想到了多少年前他问父亲的那个有个关于哭泣的问题。

## 五

堂姐来了。春末本来怕母亲受不住，去前边陪她。母亲在办手续，她还比较冷静。她让春末不用陪她，正好接到堂姐的电话说赶来了，让春末去接她。春末跑到门口，堂姐手中握着行李箱也跑过来。她穿着短袖短裤，脚下边踩着拖鞋，手机握在另一只手上。她眼睛里噙着全都是泪水，眼的四周泛着水红。

春末接过她的行李箱，拉着她往后边去。

“在哪？”

“我带你过去。”春末走得很快，堂姐也匆匆，“在后面停着。”

带她走到后边去，医院里的灯光被略在身后，漆黑的是停尸房前边的夜晚。父亲站在那里，见她便说一声“来了”。堂姐也望见了一片夜色里停尸房透亮的光，她晓得那是外婆躺下的地方了。

她走到门口，望见里边被蓝布裹得严实的老人，泪水又开了闸地下。父亲站在边上，讲：

“别进去了。不要进去了。”

她不应。堂姐站在那不进去，也在犹豫。父亲又说：

“不进去了。梅梅啊！别去了。”

“嗯。”

堂姐扭过头去，

“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堂姐在合肥工作，赶过来要很久，可她很快就来了。即使她在弋江，过来也要一个多小时。堂姐说：

“正好从马鞍山过来我在我同学家。”

“怎么穿个拖鞋就过来了？”

“我衣服鞋子都寄到我同学那里去了……”

堂姐坐在医院的椅子上，春末坐在她身边。

“奶奶是怎么走的？”

“八点多，突然就发现她口吐白沫，二次中风了，然后赶紧打 120 送来，还是没能救回来。可是我八点出头的时候在她房间里，她和平时没什么不一样啊！她还在那看着我呢。一个小时不到，就出事了。”

春末鼻头发酸，讲话时喉头有些发颤。堂姐在哭，春末把泪水咽回去了，她都哭了，我不能再哭了，总要有人撑着，他想。

“当时奶奶刚中风的时候，有一个人病危就让他插队了，让奶奶手术延后到那天下午后面才做……不知道是不是那次耽误了，就不应该让人家插队的。当时奶奶做完手术那段时间，精神状态特别不好，整个人都很难受。其实当时就……”

“其实你让她走了也好。你想，如果你在床上躺着，什么都做不了，生活都不能自理，长久地这样活着，不痛苦吗？走了也好，不受苦了。你让人家插队就插队就插了嘛，毕竟人家要救命，要换成家奶奶，也会这样的。有时候什么也留不住。”

“其实当时那个手术就不该做的，让她难受更久。安稳早早走了，也好过受苦这么久。我们这次端午节放假，我好不容易摆脱我妈，我都把衣服和鞋子寄给我同学了，她明天就带我去爬山，结果奶奶突然就走了。”

她又哭起来，他只是重复地轻声说着“没事没事”。又怎么会没事呢？他只是知道在堂姐面前，他必须撑住，即使他的心也不断地发痛。

“以前每年端午节我都得回家。今天我妈给我发信息让我回去，我说我就不回去！我就要在外面玩！我把东西都寄走了，奶奶突然就出事了。”

“没办法。她一些征兆也没有，一些声音都没有。医生之前说了，她随时都

有可能出事，就一会的事，她就没有了。”

春末听堂姐说着，他知道她本来第一个摆脱束缚的端午演进成了一场悲剧，这个噩耗摧毁了她原本快乐的心。一个或许是世界最爱她的人就这样流走了，一场或许是世界最好的亲情在人们对节日的憧憬里停止了。

寂静一阵，春木去找母亲。他见母亲在忙，便又回来。医院急诊到后边停尸的地方要过一道门。他拐弯看着眼前那门。应该不是这个门。他扭头再去前边，走路上又觉得或许就是这个，转过头来又去，掀了那帘子，不是这个门。他心中无名发恼，用力地把帘子一甩，扭头朝前去了。

过了一个小时候左右，舅舅到了。春末去接，瞧见舅舅一脸的衰相，头发显然比上次更苍白些。难道人已经老到了另一个人需要离开的年纪了吗？他看着舅舅有些凌乱的灰发有些发颤。他抓过舅舅的胳膊，拽他过来。舅舅进了停尸房，春末站在外边。他站着，说了声“妈妈诶”，和平时差不多，既不是歇斯底里，也不是泣不成声。他走到那架床前，在蓝布的覆盖下辨认出外婆的头脚，跪在床边，用手扶着栏杆，把头贴在床边，不知道那样是否能使两者的距离更近。

舅舅站起来，他走出停尸房，坐在那里，问了堂姐一些问题，然后就这么坐着。春末认为这时他的手上应该有一支烟，可是他不抽烟，没有烟雾能帮助他捎走一些东西。春末没看见他的眼泪，他仍然在说话时笑起来，和平时一样。他想原来人在这时仍没被剥夺笑的权力。

春末有一只很便宜的手表，样式却有些夸张，塑料材质倒看着像名表。舅舅坐在对面，他看着春末的表说：

“你这个表是什么名表吗？”

他说话时像开玩笑。舅舅常对他开玩笑。

“不是的，不是的。”春末也笑起来，用手扯扯弹簧的表带子，“特别便宜。”

他也笑了，春末没想到，在这样的夜晚允许笑容出现。这种笑令他一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个人的死亡。可他接着笑了下去，有时候笑并不代表着快乐。

“我有一个表，两百多块钱，很好看。”

“机械表？还是数码的？”

“装电池的。”

“是电子的上面有数字的那种？”

“不是。走针的。”

表这个东西一圈一圈的，不知道在走什么，只知道当它匆匆忙忙跑过一圈，时间就过去了。舅舅后来和他说起外公年轻的事，他小时候和春末母亲的事情，春末多数时间静静地听，有时他仍然会笑。

他很渴，也很热。他找舅舅要了十块钱，跑到小店买了三瓶冰水。他把水递给舅舅和堂姐，他们都不喝。他说他只喝一瓶，别的喝不下，他们仍然不接着。他便开了瓶口，仰脖饮了半瓶，嗓里一阵像寒气往外喷似的感觉。他不渴了。可是也继续喝，那瓶尽了，丢在垃圾桶，他又回来坐着。

但他静不下来，他又打开一瓶喝了。堂姐问：

“你不刚才说就喝瓶吗？”

“人一没事干就喝水。”

他们都发笑。春末手上全都瓶外边的水珠，湿淋淋的，他把它们抹在脸上。堂姐很冷，舅舅让春末和她一同坐在车里。舅舅在车上把那块表掏出来，说给春末看看，他接过来看，确实好看。舅舅说送他了。春末一惊，他不晓得他为什么无故就送他东西。他最后推走了。

堂姐裹了条毯子搭在腿上。她说这毯子很舒服。

“我准备冬天给奶奶盖着的，结果奶奶没了！”

最后几个字她夹得很尖，像是故意逗笑一般的语调，春末不回答。这句话可能掩盖着她的哭腔。他把头靠在车座上，不知道干什么。他只能和堂姐聊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边说边发出几声笑来，仿佛今晚在此等候并非为了那事。

一点左右，那时候已经不是外婆还在的那天了，冰棺车从南陵赶来。那是一辆像是驮了一匣花草的大车，发出不小的声响，停靠在停尸房门口。下来几个男人，舅舅扶着他们的肩膀下跪，腿没碰地，那些人把他拽起来。他们进去抬外婆。

大人对春末和堂姐说不要从车里出来了。春末从窗户朝外头看，他只看到一个裹着蓝布的长方形被移上车，塞进那口大匣子里。他鼻头没酸，眼眶没红，只是心里一阵揪紧，然后就不再有任何印象了。

倒也没有泪流满面，倒也没有一夜无眠，他会安慰自己，而且他确实很累，他已经没有资格像小孩一样不讲理地挽留别人了。醒来天蒙蒙亮，母亲也还平静，他们坐上了父亲的车。他没有和往常一样趁父亲开车拿他手机来玩，也没有连蓝牙放歌。他懂不合时宜的意思。

车子开了，一直往南，跨过清晨与上午的分界，跨过荒地、城区与村庄，像跨过人的一生。开进狭窄拥挤的小镇，在红绿灯看不见的地方车又停下来。店面大多和十几年前一样，老式的服装店、百货店、大排档。摇摇车偶有人坐，卡通人物已经掉色，素素的，发白又发黄。他们拎着黄纸与诸多祭品走来，沿路的人家闭着潮湿的木门，蓝黄的春联似乎比红色的更多。他们脚下的砖石泥土，可能前一脚来自明清，后一脚就来自去年。

舅舅一家每逢来人都要扶住他们，半跪来致礼，他不知道母亲是否也需要这样。春末来的时候，已经是锣鼓喧天了。鞭炮刚放过，红色的屑子崩得到处都是，他踩着它们走到一个刚支起来的标着手机广告的棚子里面。他转身跨过门槛，走进这间房子。客厅，也是餐厅，已经布置成了灵堂。

桌子上放着灵位，敬着许多根香，隐隐地冒着红光，带红光的灰落下来，灰烬积得很高。苹果和花摆在哪，簇拥着外婆的遗像，很体面的一张照片，他想起了她的微信头像，不知是否是同一张。一个巨大的花圈摆在正后，他抬头是父亲的名义敬的花圈。墙上贴了好些黄纸，用毛笔写些杂七杂八的文字。棺材就躲在花圈之后，棺材的那一头顶着那面挂着对联与山水画的白墙。

他先是磕了三个头，又点上三根香，再次磕了三个头，恭敬地插上。他想起来当年老太太走时他好像看见了她的双脚，他就转过来，掀起红色的盖棺布一角，里面只有黑漆漆的棺木，再不透光。

“最后一面应该见完了吧。”

他想着。他把草纸拆开，堆在火盆边上。里面的火还在猎猎作响，只是有些微弱。他把草纸中的几张垫在一地的烟头上，双膝跪下，堂姐就跪在他边上。她把纸叠好，他把纸喂给火焰，灰不断地生育，火时明时暗。风有意地吹向他们，春末眼前发雾，烟扑着他，钻进他的眼眶，眼泪从眼角滚落，伴随着鼻翼的微动。

他跪了很久，实在是遭不住，再站起来，膝头一阵酸麻，他踉跄一步。扶着膝盖站一会，他又跪下来，顶着汗水与烟熏的眼泪，继续烧纸。一家又一家的人

来了，好多都是从未见过的人，一个人的离世把冷漠的人们重新煮在了一起。

中午他在席里吃了饭，母亲留在镇上，父亲开车带他回芜湖。在外婆离开之外，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中考。尽管他已没了心思想中考，但他还是因为下午的数学家教补习而从灵堂离开。路上他躺着不说话，默默地举着父亲的手机，无聊地划，划到哪算哪，就这样一直到家。

本来就不擅长数学，再加上这种情况，他就坐在桌前默默地想题，结果是算不出结果。老师说：

“你今天下午状态格外不好。”

“唔。”

“生老病死，没办法的。”

春末沉默了一会，写了一个“解”字。他想起表姐家刚生的孩子，斤两很足，就在一周前，也在五月。他说：

“我们家添的人我到现在没见着，走的人就走在我面前了。”

他把头垂得很低，看见他的镜片上突然盛了一滴水。

## 七

次日晚上，春末跟着父亲再次赶往了弋江镇。赶到时已经是半夜。雨下得很细密，汽车开到舅舅家前，敲锣打鼓吹唢呐的人们都已经回去，雨声这时比鼓声更大。灯光打在橙色的棚子上，一圈圈缀着小灯泡的线摇摇晃晃，灵堂里还奏鸣着哀乐。春末走到灵堂里，母亲和另一个亲戚站在那，他笑着和春末和父亲打招呼。

春末拿了三根香，不知出于什么习俗，母亲说让他敬一根。他把香插上，跪下来又叩了三个头。他问母亲，为什么这次没有道士。母亲说，外婆是共产党员。他把头低下去，发现桌上多了几个花篮，他一翻，其中一个写着他的名字。那个亲戚喊一声，父亲和他就跟着那亲戚上了车，他们要去住一夜宾馆，明早五六点钟，要送外婆上山。

弋江镇的老街老巷交错纵横，清一色的小店。晚上偶尔的灯光照到地面上，地上明明暗暗，看起来坑坑洼洼。几家烧烤店还在开，还有几对光背的青年中年

喝啤酒。宾馆很偏，那个亲戚也找了很久，他不在这座小镇上生活已经几十年了，也没怎么回来，春末也弄不清楚他和外婆是什么关系，总之是一封讣告把他这样的异乡客请回了更加陌生的家乡。

他们最后在巷子深处找到了宾馆，上楼时横着窜出一只猫来。戴着眼镜的女前台在杂乱的地方把房卡从玻璃洞里伸出来。他进到宾馆，没有洗澡，只是换了身衣服躺下。那床的被子发黏，睡起来实在不快活。蚊子四处飞，他打死了几个，还有不绝于耳的鸣声，便索性任它叮咬了，一个小时后他便合了眼。

第二天起来时，天色还是灰蒙蒙的，雨下得相当大。他们整好衣冠，顶着雨走到灵堂。父亲把伞牢牢罩在头上，春末却打不住伞，他戴了帽子，听雨点在耳朵上面滴滴答答地碰响。灵堂前的路深脚浅一脚，他的鞋被浸湿，袜子里积着水，潮答答的，发凉。进来时，舅舅和母亲都已经起床了，舅舅让他去席上吃口早饭。他到席上拿了两个包子吃了，便又回到灵堂前，又上了一根香。

雨渐小，天渐明，来人渐多。他就在灵堂里坐着。他偶尔站起来走一走，绕着棺材转。他又把那红色的布掀开，仍然是黑洞洞的木头，看起来就是一片深深的黑色的海。他把身子俯在棺材上，棺材在振动，就像是持续着的心跳。他把身子，又直起来，双手搭在棺头。

要真是心跳就好了！

手上突然静止了。他心里一低。

就连这样的心跳也停止了。

他当然知道这个棺材现在就是一个插电工作的冰箱，时而振动，时而停止。但他倒宁愿相信这是持续着的心跳。

他抬头，一个老奶奶过来，一进来就哭，捂着嘴巴，嘴上说：

“走好哎！老妹妹哎，走好哎。没的嘞！就没了嘞。”

母亲听她哭，眼睛一红，捂住面也开始哭。这大概是外婆的好闺蜜，前来送她。几个人扶住那老太太，也有人挽住母亲。舅舅从外面进来，对那老太太行个礼，又匆匆忙去了。人多了起来，敲锣打鼓吹唢呐的人又忙活起来，奏《南泥湾》《世上只有妈妈好》。地上的烟头又开始变多，一群人在席上吃着包子大馍。

他在后面，看见外面的黄纸上写着送葬路线，又是自来水厂，又是农具厂，都是他不熟悉的地名。写了扶孝子、孝女、孝媳的负责人员，各种流程。正看着

舅舅上前把纸揭了，他知道送葬要开始了。他和堂姐她们一干小辈捧着花篮，外面烟尘四起，鞭炮和闪光蕾响个不停。外面的人们排好队，舅舅和母亲、舅妈都在前边，左右各有两个人扶着。几个男人挑着棍子，在路上各处摆着鞭炮。后面的曲子吱哇乱响，人们开始走动起来。

每走一段距离，都会有人点燃一挂鞭炮，舅舅、母亲、舅妈就要向那下跪。一路上响个不停，春末的耳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他感觉头脑都被炮声吵昏了。鞭炮壳子打在他身上，他感到有些微微发痛。他们一路走，走在了马路上，鞭炮仍然在响。此时或许有些人家正睡眠惺忪地从窗户看着这一队哀伤的人。

走了或许十来分钟，或许就几分钟，他们跪在了一个路口，一辆车敞开着后面。一个蹬三轮车的老汉露着胸口，对着队伍里一个老人打了声招呼。他笑着说：“哎！下一个恐怕就是我死嘞！”

外婆的遗体盖着白布被抬上了车，他只看见她安稳的双脚，穿着鲜艳的鞋。这时他又听见几声哭声，他鼻头发酸，也低下头去。他们拿车子拉走了遗体，也陆续坐上了车，前往火葬场。春末抱着花篮，和那些乐手坐上了一辆车。他们大声地聊天，车里全是烟，有的人很大声地播放着网剧和网络小说。

“我原来找我朋友给我带了个迪士尼的兔子。我一直拿它陪着奶奶的。”堂姐说，“我已经让我爸把它一起烧掉了。”

春末记得那只紫色的兔子，它的耳朵可以弯来弯去。他忘了怎么回答的了，只是觉得眼泪又开始打转。

在火葬场的等待是十分漫长的。大厅里热哄哄坐满了人，对着上头一个屏幕。外婆的名字在第三个，年龄是最小的，后面标着“等待中”。第一个人正在火化。没有遗体告别，三四个人看了外婆，就将她推走了。春末没有见到外婆。

他站在带人进去和出来的小房间里，看着同样的一块屏幕和铁栏。身后也不断地涌入涌出着，农村的，城市的，各有各的习俗，黄白的、红的、绿的各种布和麻。哭声、说话声、笑声交替着出现在他耳畔。他从狭小的房间出来，站在外边的走廊。

他和堂姐随意地说了几句，也笑了好几声，即使外婆的遗像就在他身边，他惊讶于他还能笑出来，因此负罪感滋长起来，就像外婆离世那夜一样。

他仍然焦急，他又走到那个房间。过了半个多小时，他终于看见外婆的骨灰

烧好了，后边的方块变成了蓝色，标着冷却中。他认为过一会就能取到灰了，就趴在台子上等着。母亲在一旁说：

“如果我死了，骨灰就撒了，葬在土里，每年烧纸，麻烦。”

人生了就是要死，那为什么还要生呢？人类的繁衍难道必须要大家都来承担吗？或者说，人类就算真停止了繁衍，人类灭绝了，难道这个生物就一定要存在吗？春末想不通，但他仍然没有超然生死的境界，他只知道外婆死了，他还要活下去。

过了很久，仍然没喊去取灰。舅舅走过来。

“这个冷却已经标了好长时间了，冷却一下至于这么久吗？”春末有些急，“他们怎么弄得这么慢！”

他说完突然一阵不舒服，脸上感觉充满了气。他向下一蹲。

“情绪不好？”

“谁情绪能好。”

他眼泪终于放出来了。舅舅还是笑着，把他扶起来：

“不要哭。”

他不知道这句话正确与否，他只是暂时止住了泪水。

等舅舅和母亲捧着遗像和骨灰盒出来，外面的锣鼓唢呐又响了。母亲又哭了出来，舅舅的神情凛然，可眼睛是红的。一些人走了，一些人跟着去了公墓。人们捧着骨灰上了山，围在了那个留给外婆的坑旁边。他们把骨灰摆到坑里，有人拿泥灰糊好，修边，盖上盖子，这个人就算落定了。三盆花篮一排祭品，黑色的塑料袋和很糙的黄草纸，孝子贤孙挨个磕头，外婆和外公的照片左右而置，望着生者。

下去，泥巴地上摆起了一个大纸房子，花花绿绿，智能家电，太阳能热水器一应俱全，春末忍不住发笑。人们把它点燃，母亲把他膀子上戴的孝摘下来，丢进去。

“你后面不过来了，就把袖章烧掉吧。后面要回去念书了。”

“外婆地下保佑你中考考好！”

他对中考没有任何兴趣，只是看着房子在火焰中瘫软，萎缩。

## 八

清理遗物的时候，他把医疗床丢在了小区下面。收破烂的一个老头笑呵呵地问：

“这床好好的，怎么就丢掉了？”

“人走的了。”

“走了啊。哈哈……”

这是一种无意义的笑，他从来也不认识外婆，这种笑实在出于虚无。

他把手攥紧了，他手里握着从床上摘下来的挂件，上面是外婆的属相。他上楼看看外婆空落落的房间，床垫和黑了屏的电视相对而置，窗台上堆的尿布已经清走。他想起外婆下葬那天中午在席上，一个浓妆艳抹，穿着华丽的女人用做了很夸张的美甲的手拍他，喊他的小名：

“小春哎，以后没有外婆喊小春了。”

他瞬间鼻头发酸。他又想起原来空空的坑，现在却也填满了。

当时从山上下来，他们还是吃了发米，吃了发米就发财。开水泡着发米，装在塑料的一次性杯子里，很烫，他吃了一口就不愿吃了。发米没有当年太太过世时那么甜，他只觉得很难吃。他把杯子放在地上。

“快吃啊，放在那干嘛？”

“不想吃。”

“快吃，吃了发财。”

“我不想发财。”

“吃了马上中考考好。”

“我考不好。”

他不再想那天的事情，他觉得该过去了。“砰”的一声，他把外婆空房的房门紧紧关上。那天晚上父亲不在家，母亲和舅舅通视频，他听到舅舅那边有好几个人在那骂人，骂那些请来吹吹打打的乐手们不要脸，一伸手全是钱，家里有人过世了都不体谅，好像很愤怒地打抱不平的样子。骂完乐手骂别人，总之他们的嘴没停下来。他又想起当时外婆病倒，也有这样一群人围在母亲身边，有些被骂的人就是现在骂人的人。

他听见母亲说话声音有些发虚。他晓得不对，从房里出来，坐在母亲身边。

挂了之后，母亲捂住眼睛，仰脸靠在沙发上。过了一会儿，她哭了，哭得很大声。春末不知道说什么，就用一些老话来安慰母亲。这时她已经彻底失去了当孩子的资格，也不再是春末所习惯于看到的那个家庭中强大的女人。

躺回自己的房间，他闭上了眼睛。他生于春末，外婆去于春末，都是花谢之时，大雨开始变得频繁，乌云开始锻造草木的生命，有的草木发残，有的草木疯长，伴随着医生推出床和啼哭的声音，脐带被剪断，纽带却牢牢联起，气息被切断，纽带又瞬间崩散。于是有人受了一辈子苦，有人享了一辈子福，有人安稳了一生，到了时间倒头离去，牵动了身边多少人或撕心裂肺或虚情假意的泪水翻涌。他不知何为生，更不知何为死，只知道一个礼拜前，自己的家庭里多出一个斤两很足、哭声洪亮的孩子，一个礼拜后，自己的家庭又少了一个形销骨立，魂魄尽失的老人，前者让他笑着祝贺，后者……

他又想到这几天他那少量的眼泪，这时他记忆那些泪如海啸的人也一个个出现，他脑子的昏胀使他眼前缥缈。难道是他那么不孝，连外婆的死也只能得到他少许的泪水吗？

“我为什么不哭呢？”

他又想起舅舅这几日的笑容与颜色，父母、亲戚酒席灵堂前的应酬笑语，玻璃杯带着几星白酒的撞击与一包一包红艳艳的香烟来回地传递，葬礼结束后那些人的大义凛然的骂声，以及一遍遍对他的安慰，大多都强调了眼前的中考。他困得不行，抬手闭着眼去摸墙上灯的开关，一下摸到外婆的那只挂件。冰凉的挂件，他把紧紧握在手中，直到把它捂热，他又去摸开关，灯熄了，他坠进黑暗里。

## 九

“滕春末，你出来一下。”

他听见班主任喊他，他知道她要说什么，从桌上直起腰来，推开一排书本，走到走廊上。

“你爸和我说家里有事是什么事？”她问得很小心，“是出了什么……呃。”

“哦，我外婆走了。”

“哦，外婆走了。那你要节哀顺变啊，毕竟生老病死……”

“没事，我撑得住。”

“那你妈妈呢？你要在她边上……”

“都还好。”

“那你不要影响学习哎，中考这么近了，你最近什么的刚有些起色，不能被这个又搞下去了，中考是很重要的，也不要太难过，还是多冲一冲。”

“好的，好。”

回到座位上，他抬头看着还没写字的黑板，还有黑板上贴的中考倒计时，鲜红的字令人心里发慌。他没有把外婆的死再和别人倾诉了，他已经告诉了一些人，也确实得到了安慰，但他不想再听见别人对他关于中考的期许与鼓励了，他不想让外婆和中考在他这里绑在一起。

转眼是中考的第一个清晨。父母在考场外，对他说：

“别被外婆去世影响了，你好好考，外婆会保佑你的，考上重高比什么都重要，虽然没考上我们也不会骂你。你要是考上了，外婆在天上会为你高兴的。”

他转头走了，进入人群拥挤的考场。他顶着头顶的云，撞着细细的雨水，嘴里不停地重复一个问题：

“那我的坑在哪里呢？”

滕传秋

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六日

于芜湖家中

# 散文

## 淋 酒

只一两分钟，雨就自淅淅沥沥猛地转至倾盆而落了。

雨之滂沱，是我初始所没有料想到的。直到雨水拍击雨伞，快要打碎我的伞头，雨滴用无可抵挡的来势斜来，伞无法再施以保卫，教衣服上被打得湿答答的。大雨的狂暴无疑惊愕了所有人，行人顶着艰难的伞举步在天地溟濛之中。横飞肆落的滴点让我被迫先将单车停下，以伞为盾地步行上坡。

世间万物都展开了一场无法言明的交会。这或许是一场惨烈的战争，流水落花，云之愤怒总是令它们感到气势汹汹，而这次则尤为来者不善。千万水的将士自天而下，只可谓天兵怒气冲霄汉，飞将军自重霄入。于是呢，繁花也落了，蓬雀也逃了，重重层层葳蕤的树叶遭了狂飙与乱雨的击打，摔下树干的阵地，凄凄横陈于水洼的沉浮之中，最后安静下来平浮其上，成为一伍悲壮的烈士。自以为主宰世界的人类这时也在雨伞的酩酊摇荡里狼狈仓皇，极力寻觅避雨之所，不住地向天与乌云扬着白旗。如此说来，雨无疑获得了天地翻覆的豪迈胜利，将天地乾坤刷洗一通，涟濯贯世，击打得众生零落。

但这亦可称之为一次结合，云雨转翻，倾洒而下，甘霖者悉下如麻，万物纳之。雨滴漫不经心地纷泼零散，碎碎地触在红华万朵、杨柳千条，溶于生命的贪婪，用青天的晦暗，融出个暖光的蓬勃，春时夏季的森郁袭人。长江是最爱这样的天气的，它以千万年大江文明的壮阔风姿，风华英发地敞开滚滚滔滔，淘尽英雄的宽阔怀抱，一如女之归宁，奔赴一样。于是呢，江河猛涨，芙蕖生孕，酝酿着盛夏的疯长，怒力的绽放之时。稻麦青草，毕都与暴雨融成了生机的艺术品。

待到了教学楼宇之里了，这雨竟也变得更加夸张了。从走廊可以看见一棵巨大的树。春风已经带来了数以万计的使者，它早成了一派蓬勃，树叶像壶口的河，黄果树的瀑，珍珠滩的流，层层叠叠，浪浪涛涛，木与水此刻居然有了这样完美

的相合。这树的枝干硕大，远了看尚震撼人心，显得一旁几楼的房子都黯然了，近处看更是参天遮宇。雨水在它的枝繁叶茂中灌下来，好一如飞湍瀑流。长风摇动着古木的身躯，它借着云雨的慌乱，趁此改了它往日阳光灿烂下的稳重厚朴，像唱歌的孩子一样左右摇摆，拖甩着满树青绿，混合着高亢的雨水。那树在我眼里，素是校园的一处风景，有了雨化的妆，风伴的舞，它又更加令人赞叹了。

立于栏杆侧处，我如既将双臂搭在栏上。刹那间这里便不是芜湖了，是威海，是厦门，是海口，甚至是仙台，是哈瓦那，是马尔代夫。风竟不吝啬地把它的伙伴推向我，水汽氤氲在空气里，然后是扑向我的丝丝点滴。海一般的，无人可想，只有当雨真正落在你肌肤上，温柔地抚摸着生命的清凉时，才能明白这种自由而从容的壮阔，那时我见飞翔过去的一只小鸟都跃过了云，成了一只洁白的海鸥了。那时候便是孟浩然诗里的“气蒸”，而不是云梦泽，是一场不成形状的雨，翻覆了一座小山，进而翻覆了整个世界，波撼观者心。

我当时自肺腑而出的一句话，是“不管风吹浪打”，同学接了，“胜似闲庭信步”。现在虽没有“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却也因一场雨感受了他面对浩瀚江水时的无限壮美与磅礴。而我们呢，自然是不急不缓地候着铃响，只顾在栏边观雨，接受雨花扑打的清风，甚至还冲动着要去大淋一场，胜似它风平浪静时的悠然踱步了。当时只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兴奋与舒畅，现在回头再忆，竟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恍惚。仿佛在雨里，我整个人都被冲进了一个哲学的混沌里，再与雨化作一体，从积云中飘落，飞向那个正在观雨的人，或许那也是我。

雨在无情的撕扯中有心地留下了生命的种子，铺好了万紫千红的底色。当它真正地壮美起来，将是钱塘江大潮亦未必及之的，一场天与万物的决战与相拥，一场暴烈与温柔的对抗与相融。当世界都湿漉漉的，雨伞都抻扶摇而上作了风筝，它倒像极了一场逃开自然规律的艺术，不受任何束缚的发疯，李白一样的疯狂。泼洒下来倾盆的不是雨，而是千万壶淋醉理性，唤起狂野与浑金璞玉的无羁本真的烈酒，浇得举世翩跹乱舞，才顿破了自然间一道无形的枷锁。

雨，停了。

我坐在课桌前，蓦然感觉很累，就像结束了一次盛大的舞蹈。我知道，理性渐渐地抚平了醉酒的心，就像写完了这篇不知所云的文字。

那么，我也该醒了。

滕传秋

二零二四年五月三日

于芜湖家中

# 报 告

## 力争把血液搞活，让新草发芽， 高歌猛进地迈入新生长阶段

（2025年7月9日在鱼鸡社第十次全社代表大会上）

社团的各位同志：

我们迎来了社团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与往常的任何一次大会都不同，它注定有着更加历史性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将这次大会看作是我社的一次转折点。究其原因是我们的老同志们大多完成了高考任务，成为了成年人，不管是时间上，经济上还是交流上都更加自由，先前因为老同志主管主要工作而由于学习任务繁重的不可抗因素而导致的长时间的社团发展半停滞情况将因此而改观。不仅如此，有几位社团积极分子也于此刻从中考压力中解放，虽不如前者轻松，但是也有了大量余出的时间参与社团工作，我作为中考毕业生中的一员，在本假期有着大把的盈余时间，并自认为是有能力作为积极分子协助从事社团发展工作的。所以这次大会是我们站在一个更好的机遇、更好的前景之前做出的重要商讨，是不能有半点放不开手脚的，前方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 （一）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总结：优点与问题

首先我对于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做出一个总结。筹备委员会作为我社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一直是备受社团关注和重视的机构。近期我们的文学创作也一直在向前推进着，虽然作品投稿的速度不理想，但总有优质作品体现着我社的水平，同时随着各位社员年龄增长、见识增广，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我们的作品由学生的自娱自乐更加接近非业余的文学。

但是问题比优点更需要关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写作热情和投稿氛围。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社团成员的学习任务对此的极大消磨，使社员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再去提笔写东西，我也感同身受。而来到这个大量骨干社员毕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可能。在经过长时间的消磨后，我们不可能没有写作热情和兴趣的削减，不是说上学时没时间写不写了之后，毕业后拿起笔仍然有原来的热情和水平，这还有一个培养和恢复的阶段。所以并非时间有了就能立即改观，我希望广大社员利用假期把笔杆子重新拾起来，写。不论什么，诗歌，小说，散文，论文，一定要动手写，并且敢于废掉自己的成果重新来，哪怕写了几万字也要舍得，这样才能不断地优化自己的作品，也能越写越熟练，越写越快，很大程度地冲破各种瓶颈。

我从多少期的《事纪》看，永远都是那几个人投稿。群里发言的永远只有那几个人，积极效力社团工作的永远只有那几个人。有大量的社员都处在长期沉寂的状态，这样我们社团的文学创作就没有氛围，没有数量，还不如把社团改为小组来得精干，这个社团更多的是死气沉沉，血液不活，新草不生。这是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也是解决难度最大的问题。激励制度很难发挥作用，本社没有和钱挂钩的地方，奖不了也惩不了，所以还是要靠社员自己的创作热情和兴趣。老同志要带头干起来，既然毕了业，又是本社的榜样式人物，无论如何不能把文学创作荒废掉，要积极投稿，不怕作品不好，就怕没作品，哪怕先发一稿，过几个月再发改好的呢？老同志的数量不少，我相信他们干起来了，问题就不会大了。

内容上同样存在问题。在为数不多的发表出来的作品中，作品主题和形式少之又少。篇幅短小的诗词占了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不好，而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其他种类作品太少。为数不多的小说，大多是科幻类型，虽然水平很高，但也说明我们现在发出来的作品内容很匮乏，不够百花齐放，容易让读者感到疲劳，如果我们的生活散文、哲理思考、现实小说、研究社论等等都有所发展，带动的东西会更多，所以我希望社员能把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各種主题的文章发出来，多发不藏，水平不好也没事，不会有人嘲笑，只会有人夸赞和提意见。也希望写某类型文章的社员同志尝试写新东西，弄科幻的写现实主义等等，都试试看，真不是这块料大不了就不写这类了，总有人能拓宽自己的路，也拓宽社团的路，个人发展和社团发展都有好处。

## （二）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报告：教训和未来工作重心

发改委的工作是于本人的一封改革建议信启动的，当时制定了一个运营 B 站账号的计划，但终究在大家都没有时间去实践的情况下搁浅。这个计划致力于改善的情况仍然是血液不活、新草不生的死水一潭状况。当时我们认识到在繁重的学习压力之下不能强求社团内部同志发动起来创作，把眼光定在了吸纳新鲜血液上。我认为这个方向是没有错误的，只是实操方面阻力太大，才雷声大雨点小地混了很久都没弄出成绩。

但我认为社内改革没有结束，只是遭遇了暂时的挫折。在本次大会的关口，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启动改革计划。我认为我们的改革，就是吸纳新人、注入活力的长时间的突破性操作，我们并没有停止这些活动，改革还将长时间地进行下去。这次改革的中心工作仍然是 B 站账号的运营以及招收新人。B 站上简单地发宣传片不太有效，做宣传片的素材也不足，做出来视频能吸引人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还是要把社员自己的作品和思考放上去，辅以科普视频、经验分享视频。现在已经小范围讨论并能够实施的，是让我社擅长画画的饶鸿境同志为我社量比较多的科幻军事类小说配图，由剪视频组来做成视频发布 B 站。我提议这种视频形式暂时定为主要形式，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绘画人才，这也要进一步的吸纳，把吸纳的标准脱离文学创作一种，多招漫画类人才。饶同志的画风和其专业不适合现实主义小说、散文等形式，因此我们还需要寻找更多的帮手。希望各位同志能把身边漫画水平较高的朋友介绍过来，共同出力。

吸纳新人是放在第一位的目的，但还是要靠视频质量，不能一味蹭热度，今天甲歌曲火了就拍这个，明天乙歌曲火了就拍那个，这样只会让别人觉得我们迎合的味道太重了。目前说的这个方法制作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应该是质量较高、收获较大的，在此栏目视频筹备阶段，我认为有必要做一些制作难度相对低的视频来填补空白。视频要兼顾话题的严肃性和内容的娱乐性，话题要有意义，有针对性，有吸引他人的能力，内容要有内涵，有包袱，有让人放松一笑的玩笑。难度都不小，希望诸位共同努力。

## （三）总结

我认为我们筹备委员会当下最大的任务是以下几个：

（1）老同志带头积极投稿，把投稿氛围搞起来，作品数量提上来。在当下，

我们的数量重要性不亚于质量。

(2) 作品题材、体裁拓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3) 作品对外发行要跟上。我认为微信、B站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渠道，并且已有人主管，可以实操。后期抖音、小红书、线下邮寄都可以视情况实施。

(4) 将发改委的重心放在视频制作上，尤其是动画配图。其他种类的视频也要着手制作，发布，并且妥善管理B站账号，处理私信。

(5) 把吸纳新人作为发展B站账号的第一目标，除了文学人才以外，更多吸纳绘画。

大概如此。希望各位同志能够认真讨论一下以上提议。筹备委员会作为我社重要机构之一，肩负着文学创作和作品宣传的重任，在这个机遇面前不能再停滞，血淤积了太久就要疏通，草长时间不长就要培育，我们要争取大步奔跑，而不是犹豫不前。因此我提出力争把血液搞活，让新草发芽，高歌猛进地迈入新生长阶段的口号，希望同志们能对此进行认真考虑，让社团越来越好。

# 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

（2025年10月1日在鱼鸡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诸位社员朋友，文学同志们好。代表招新与组织部门，我也不啰嗦了，我们的工作还是取得了极大的成绩的，争取了多位极具水平的新社员入社，为我们《事纪》的新刊贡献了高水平的作品，为社团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社团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突破，我们的视频播放量也在持续增长，相较之前的媒体经营工作，我们取得了极重大的飞跃。

成就要肯定，但更重要的是提出问题，目前比较明显的问题是：

社交媒体的运营工作不能持续下去，长期没有产出新的动态，有搁置的倾向。应该说我们社完全有持续产出的能力，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都上了大学，不再是困在中高考压力下没时间的中学生了，完全可以着手制作新视频。接龙第二期，为什么久久不做？关于“文青病”的视频制作期间（我负责）家中亲人逝世，就此中止，后又开学，因此没做出来，这是我的问题，国庆我将争取做出来。上次在群里提出的摄影创作比赛、社员 volg 等等，我在群里提了好几次，为什么最后都没有着手来做？还有很早就提出的也获得支持的在 B 站以图文形式发再编版《事纪》，工作量并不大，却没人去干，拖到现在。能理解大家的忙，但我们绝对不是没有这个时间，希望学习任务不那么重的同志能主动把活揽过来，我作为负责人，现在因学习任务像暑假那样做视频不太现实，但只要与我联系要做什么视频，有什么想法可以做进视频的，我会尽力协助。不能让搁置的苗头长起来。

群聊的聊天氛围需要改进。我社聊天向来以生活为主，这就导致了文学氛围较差。我们是文学社团，群里看不见文章、诗歌、看法和讨论，只有一些神奇的表情包和日常小事（还不是大家都能听懂的事）。这总不该是一个文学社该有的样子。我们的宣传是文学社团，是大家一同讨论，一同进步，结果看不到什么讨论的氛围脑子里出现的恐怕是失望吧！不能当一个让新人失望的社团，已经有很

有水平的同志因此离开社团了，看到退群消息，我心里是几不好受的。要搞就搞好，搞一个认认真真的文学社团，而不是个只有的收人文章的报纸，仅此而已，这万万不可以。我希望社团中央可以通过一个规定，所有要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要求先发表在群里，接受广泛的阅读和意见再登报。光发不行，必须要有人回应，没人回应，冷冷清清，社员更没动力了。来你这个社团图什么呢？没人聊文学，没人来改进，仅仅是把文章放到一个报纸里，这有什么意义？中央领导必须带头，社员们都要做到，把看到的文章、时事、观点、自己的作品毫不吝啬地扔到群里来，大家把聊天氛围搞起来，没人会对一个全是抽象表情包的文学社抱希望。

招新考察工作没有实际效果。负责对接工作的是我，新人基本无一例外，都是和本人聊一会，发表几篇作品，进到考察的群里也没什么话讲。等不知道多少天，社团里的人想起来了把新人拉进大群。考察期什么都考察不到，反而把新人扔到一个冷冷清清的群里晾着，这是正向作用吗？之前做的那个考察试卷，意义何在呢？新人会写与否，基本没有影响，所谓考察学习能力，与我社文学性质的切合点在哪呢？让新人上来就看到了一张一本正经的试卷，这或许不是很好。考察工作应该简化下来、本人和社团的几个领导就可以胜任，与他们聊聊就好，何必严肃的搞个过渡群不起促进作用呢？

希望大家重视。

## 评 论

# 我们需要的历史与真实

## ——读《一百个人的十年》

《一百个人的十年》是冯骥才先生编著的一本极有价值的记述“文化大革命”期间事件的书。我花了两天看完之后，心中五味杂陈。作为一个所谓“毛左”的学生，我对这个时代和这群人，以及这个时代后的人有一些新的理解。

这本书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就在于真实，以及客观和主观的恰到好处的把控。通过征集全国各地的“文革”亲历者的故事，将他们的亲口讲述、亲笔写的信编纂起来，再加以对细节的把控，提升文学性，提炼最精华最核心的东西呈现。故事的讲述者在“文革”中身份不尽相同，牛鬼蛇神有，革命小将有，知识青年有，说起来的故事也五花八门。感谢冯骥才先生把“文革”这样一个所谓荒唐的年代、恐怖的年代、被作者与法西斯暴行并列为二十世纪两大悲剧的年代呈现得一丝不挂，让后人看到“文革”，记住“文革”，反思“文革”。

我不会因为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就对文中的恐怖事件进行否定。我相信，无比相信那些法西斯般的暴行，惨无人道的“整”，极端暴烈的残杀。即使有所夸大的，也是建立在亲历者被折磨到出现阴影后无意识的夸张，这种夸大又怎么不是受难者最沉痛的证明？

之前我对“文革”就极感兴趣，阅读了大量有关“文革”期间的史料，浏览“文革”方面的文章、视频，询问经历“文革”时期的老人，寻找、购买有“文革”痕迹的历史旧物，力求追寻一个“文革”的真相，看透“文革”的本质。这本书给我的震撼是目前最大的，因为它打上了很强的人民烙印，它出自几十个普通的百姓的叙述，他们不是季羨林这般的大文人，李志绥这般的近距离触碰政治的人，戚本禹、邱会作这般的亲身执行甚至掌舵“文革”中一些运动的大人物，而是工人、军人、干

部、知青、红卫兵、普通的工程师、中小学的教师、出身或好或坏的普通城市从业者，他们同样遭受了时代浪潮毫不留情的击打，被卷入一场场荒诞的斗争、离奇的冤假错案。我想这是不是也可以激起一些教授和网络左派的反思，你们的宏大叙事，你们的工人阶级立场是否恰恰忽略了这些真正的人民。

我们反对对“文革”无下限的抹黑，但不能打着反对抹黑的旗号把过去的罪恶尘封，就像不能打着还原真相的旗号，攻击、脸谱化“文革”中被浪潮裹挟的普通人，一味的给所谓受害者鸣冤叫屈，给所谓施暴者扣上万劫不复的大帽子，然后再攻击时代，攻击领袖，攻击思想。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

可是我并不认为它是一本很好的书，尽管它有毋庸置疑的史料价值，也有极强的能力来激起我们对“文革”的反思。冯骥才是一个文学工作者，他需要比普通群众更低的姿态，更高的眼光。冯骥才先生在前记后记里表露出的态度很明确，他把“文革”当作一场彻头彻尾的劫难，是一场暴乱，一场政治屠杀。他把这些亲历者的话语赤裸裸地表现，恐怖被放大，读来汗毛倒竖，意图就是请读者看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极度丑恶的时代，什么样政治扩大、专制荒诞的时代。

一个作者当然要有自己的看法，这便是冯骥才先生的看法。读者也需要自己的看法，我有一些看法。冯骥才先生作为文学工作者，他更高的眼光在什么地方呢？他认为他在一个人民的视角来控诉时代，他是人民的文学战士，我由衷地表达我的钦佩，可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高眼光的作品。真正的人民战士不是哀悼过去，而是继往开来。冯先生没有对“文革”这场运动背后的内核和初衷做出任何解释，也没有对读者做出任何引导，读者读来唯一的感受就只有“文革”如何恐怖，如何泯灭人性，而不去了解“文革”的发动到底为了什么，一个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革命队伍为什么要发动一场有风险摧毁自己和自己的人民的革命，毛泽东这个人到底在“文革”前看到了什么，在“文革”中又看到了什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或许作者认为这不是一本纪实文学应该管辖的范畴，但我的看法是，有些东西不加以引导只会带来极端的情感。

“文革”的初衷是什么，现在社会缺失的是什么，我不再赘述。“文革”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与尝试。时代发展的有失偏颇固然带来了不可挽回的灾难，把人性的自私、暴力、我国恶劣的一面的国民性解放出来，国家的阵痛，国家的百分之几，在一个个无辜的人身上就是不留余地的百分之百，但我们不能否认在

一个不完备的社会制度下我们做出的尝试不可能没有错误，更不能因为错误否认方向路线。历史已经发生无法挽回，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新的长征路上规避这些错误，逐步地完善。如果像冯先生一样把这些残忍的事情明明白白地放在书里，丝毫不加以引导，我们的读者、年轻人们就会因此将这条路子全盘地否定，把这场运动背后的伟大思想给定为错误，把这次运动提供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当作单纯的政治错误记录，把领袖当作封建帝王，把思想当作个人崇拜下鼓吹起来、实则啥也不是的产物，有没有这个可能？我可以肯定地说有，因为我亲眼见过这些很有希望的朋友因为这些书而对时代和思想有了盲目的和极端的看法。

举一个虚构的未必恰当的例子。汽车要造吧？没有汽车我们能这么方便出行吗？如果我们造出来第一辆汽车，甲坐了之后，身体极为不舒适，是因为汽车不合理的设计导致他的背部损伤。于是到场的媒体们愤怒地控诉汽车制造商，对着甲的背部一顿猛拍，在各大报纸上铺天盖地地刊发甲背部受损的新闻，在加上甲本人各种哀嚎，于是大家一致决定，汽车不许造了。

甲受了他不应该受的伤，他理应得到补偿和同情。但汽车呢？

那“文革”呢？谁来同情这条路线背后思想精华的流失？谁来补偿这场失败的运动背后老革命家们倾注的心血？

搞坏这场运动的，恰恰是这场运动最初的敌人。

但作家朋友们用他们正义悲悯的心脏略过了敌人们，或者说略过了指向敌人们的那支利剑，这支利剑于是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屠杀与罪恶之剑，铸剑者成为了冷面的屠夫，这支剑最初指向的方向也被忽视。

这体现了作家需要的天真、善良、勇敢与正义，可是如何不是一种作家需要的冷静、全面、辩证和责任的缺失呢？

我渴望看到更多真实的“文革”，而不是避而不谈，即使它是丑陋的，残忍的，不人性的，因为它同时是先锋的，伟大的，不可避免的，有历史代表意义的。看到书后的附录《非“文革”经历者的“文革”概念》我很难过：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对“文革”有了一些了解，但他们很大一部分人单纯地想要再来一次，处理现在的乱象，没有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和对这段历史中受到折磨的无辜群众的尊重；也有一些青年对“文革”这段历史的评价是变态，是法西斯，是全盘地否定与厌恶，没有任何对这条路线的思考；大多数人漠不关心，或者说没有什么关心的机会，书上一

笔带过的十年，忽略了多少普通人的酸甜苦辣，多少革命者的心血与绝望，他们不知道这场革命面对什么，又遭遇了什么，最后结果是什么，这些人很大一部分是学生。我们的未来在他们手中，可是他们没有对这条路线全面的反思。他们没有受到有关这段历史全面的记述和教育。官方书上的有意逃避，长辈对“文革”话题的有意躲开，“文革”痕迹的愈发淡出使我们的青年对这段历史不再了解，也不再关心。

我不禁心中发苦，后继有人是多么重要且艰难的一件事。

而后继有人就需要好的记录与传播。“文革”的真实必须更多地呈现在青年面前，学生面前，我们需要的真实需要一个好的引导，需要文学工作者对社会主义的透彻理解，一味的肯定与否定都会通向革命前路的反方向。我希望我能够胜任这个后继者吧，我将全力把“文革”真实的样貌、我对“文革”相对成熟的看法与没有找到答案的思考、对包括我在内的当代青年的期许倾注到我自己的小说中去，显然我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水平，这也是我的目标，也是我笔耕不辍的动力。

我很敬仰冯先生的精神、正义感和高超的文学水平，非常感谢冯骥才先生花大量时间精力对“文革”亲历者们故事的整理和加工，让大家看到了赤裸裸的真实的“文革”历史。

随着毛泽东离世，他的伟大就已经被历史的土壤尘封，我们瞻仰的是一段没有光环的平静的思想；随着“文革”结束，它的善恶就已经被前进的车轮碾碎，我们回看的是两道没有偏见的深刻的车辙。青年真正伟大，因为他们才有切实改变世界的的能力。希望青年能对这段历史有全面而独立的看法，从这之中找到我们未来的路子，而不是困在单纯的旧故事里。

滕传秋

二零二五年八月六日

于芜湖家中

# 《鱼文 综合版》序言

朋友们，或许你们会为我们社团里种种奇怪的名字发笑，也不知道这册《鱼文综合版》里究竟装了些什么，但当你们读到这篇序，就已经读到了我们社团的热忱与诚意。这册《鱼文综合版》里承满了社员们的以往作品，是我们精心挑选的质量上乘的作品集合。希望读到这些文字，能让你们感受到我们通过文字注入的永不降温的热情，

回想社团一路走来，最初在电话手表，后来逐渐发展到手机电脑上，编出我们自己的报纸《事纪》。这样的开端，不禁让我对前段时间我社的状态感到难过。长时间的停滞使我们对于我们所热爱所努力的东西不如曾经那样充满激情与斗志。正是因为如此，才逼我们为了回到曾经的良好状态迈出这样一个全新的大步。

《鱼文综合版》的编辑不仅是向外展示，对内总结，更是一种对那种于文学纯粹的热爱、纯粹的尝试与追求的寻找，正如毛泽东到井冈山的故地重游。看着编纂出来密密麻麻的作品，我的心里止不住掀起波澜，大量作品的时间都已十分久远，这不禁令我思考现实与时间对于理想和热爱为何极度残忍。但这册《鱼文综合版》的出世，也是我社文学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它象征我们的热爱没有丝毫的减退，象征我们的追求没有被繁重的压力所打败，我们的眼光不再拘泥于自我，而是远望于大家，是手中纸笔战斗的新一轮冲锋号，是社团由死向新生响亮的一记打在束缚之上的重拳。

闲言少叙。打开这册《鱼文综合版》，希望天地都在文字中安静下来。认真地读下去，哪怕你并不认可我们的作品。我们需要你的加入，我们的队伍需要新的骑士，我们共同为我们对文学与理想的热爱而冲锋，《鱼文》就是一面分量很重的旗帜，希望旗帜上有一天会出现你的名字。

筹备委员会主席 滕传秋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于安徽芜湖

## 视频文案

### 鱼鸡社：我们需要一群将理想传递下去的新朋友！

这是我们社团重启社交媒体账号的第一个视频——我们来自一个线上文艺学生小社团鱼鸡社，也算有了几年历史。我们从儿童手表上起家，现在也聚拢了五湖四海的不少朋友。我们还创办了自己的线上刊物《事纪》，刊登我们自己稚嫩的作品。

我们注册了微信公众号，可长期没有新的动态和观众，很多计划和作品都因为学业繁重没时间而搁浅。这个暑假，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划着断桨，冲出这个困局。

这个视频无疑是用来招新人的，我们渴望各地区的学生文学、美术爱好者加入。但这么招人未免有些干干巴巴，所以我们想讨论一个问题——爱好、理想和现实。这是我们社团一路走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里，能反映的重要话题。

作为以中学生为主的社团，谈论理想还算合理，谈现实却难免招人笑话。但在社团发展的诸多挫折中，我们可能对这个话题有些感受。在文学社里，我们的爱好和理想是什么？当然是写作——通过文字注入自己生命的热量，也为世界贡献一点萤火。这也是社团能发展起来的原因：大家都喜欢手中的笔、笔下的字，愿意写文章、写诗歌，作品装在一起都有上百页纸，甚至装模作样地弄了出版社，做了选集、文集、诗集。

但后来大家升入更高阶段的学习，社团的文学创作就逐渐衰落了。不是没了兴趣、爱好和理想，而是没了条件，久之就没了热情。Up 本人是初中生，今年刚毕业。中考备考时，我每天都想着写作，想发表在社团报刊上，也确实写了一些作品，但更多时候是作业连写带抄完成后，已是暮色苍茫，街上的灯都灭了，偷偷拿出本子和笔，却只写下疲惫和厌倦，最后歪倒在床上睡着，梦里再也不想

鲁迅和李白。第二天又疯狂渴望写作，可这渴望又死在了厚厚的试卷里。

中考结束后，我终于有时间写作了，拿起纸笔写了长长一段又搁在一边。每天安排时间读书写作，可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别的事情上，史铁生对我的吸引力甚至暂时不如“雨姐”。对着本子或电脑文档，手上没力气，也不想写、写不出来——这也是我做这个视频的原因，因为我也写不下去开了头的半成品了。热情被消磨了，兴趣和爱好还在固执的理想里残存，可一旦时间重新像上学时那样轮转，我不知道爱好与理想会不会也牺牲。

万能青年旅店有首歌叫《揪心的玩笑和漫长的白日梦》，歌词说：“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我一直觉得这说的是所有为三餐妥协的理想主义者，但在厨房与爱之前，人可能先囿于学生看不清楚的未来，囿于无病呻吟的指责，囿于学习生存最高目标的碰撞。

我写文案前翻了社团以前的作品，那时产出频率很高，有些故作高深的语句让人发笑，还有大量抽象文学，但那些文字里的“热”，是我们现在力不从心的。我们会越来越忙，但今年好几个社员高考结束，社团复兴似乎有了希望。我们特别希望有人加入——绝对没有任何交易和强制行为。正是因为爱好、理想和现实的话题里感到疲惫，也感到了和疲惫斗下去的必要，我们才重新拿起笔和编辑工具，转变航向，为了不让爱好甚至理想被时间和现实消磨殆尽。

大家都需要一个氛围与一支队伍。这个社团或许水平不高，但一定有诚意与理想。希望看到视频的初中以上学生能考虑加入——你们的每一篇、每一首作品，都不会被漠视和嘲笑。如果你会画画，我们也很欢迎，需要绘者为作品绘制图片、做成高质量视频。也希望类似文学社团能与我们联系，互帮互助，共同发展。我们坚信，一帮业余的爱好者在一起，也是光的形状。

# 诗 词

## 临江仙·慨长江

浩旷青波洪迫势，忆昔雄师浪中。古年吴楚又年红，纵奈  
千舟过，仍作一江东。

南坐江礁观水盍，畔有棠柳偎风。扬子长流本无穷，江游  
从未老，只自笑人庸。

滕传秋

于芜湖江边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日

### 作者原注

吴楚：指中国第一场大规模水战、在芜湖发生的春秋吴楚之战。

红：指渡江战役解放军南渡长江。

# 浪淘沙·放学后

户已挂斜黄，笔作千行，忍听欢语步西廊。因怕睚眦窃翘首，都把墨扬。

之后不思量，小店温光，单车直教汗衣凉。我笑南风容易梦，醉赶夕阳。

滕传秋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于芜湖十一中

作者原注

黄：金黄的夕阳。

睚眦：小的责骂。

## 水调歌头·中秋

今宵又酣饮，月满十三秋。仰天广寒梦浅，斧影桂下投。  
反瞰炊烟流漫，人世花火悠然，含笑步西楼。嫦娥懒拭泪，凡  
女已梳头。

莫知天，天上苦，人难忧。但求民安，不问千古情未休。  
玉兔依自捣药，百姓还自团圆，何故虚妄愁？摇扇星稀里，惟  
愿浸怡游。

滕传秋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于白马山火龙岗

作者原注

十三秋：指作者所度的第十三个中秋节。

# 沁园春·弋江镇度国庆又看老书

青弋江头，国旗劲舞，乱卷红绸。畔石和水斗，长风啸岸，舸行一二，浪催鳞游。圆阳挥血，曙云翔空，群鹤齐奔白沙洲。看老屋，俱存遗风在，时代影投。

拂尘旧页稍揉，引曾经岁月再回头。忆人民热潮，赤旗正遍；合扬锦绣，共画金瓯。原燃星火，雄鸡嘹唱，七十四载又金秋。永争斗，待人类解放，再上红楼。

滕传秋

二零二三年十月一日

于南陵县弋江镇

作者原注

揉：书页有些皱硬发卷。

红楼：指北大红楼，也指作者最早接触毛泽东思想著作的弋江镇小阁楼。

# 如梦令·纪粉碎四人帮四十七周年

当年红乱风大，窗外瞰楼如画。华叶坐怀仁，瓦溃只在一霎。旗下，旗下，前处改革共话。

滕传秋

二零二三年十月六日

于车上

## 作者原注

红乱：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动乱。

华叶：指华国锋、叶剑英等。

怀仁：中南海怀仁堂。

旗：这里指党与国家的旗帜。

## 念奴娇·忆教员

秋风忽起，卷黄尘，天地茫茫一雾。骤驱云雨，人间暗，天雷燃了老树。洲头危立，红旗轩邈，万舰惊渡楚。烟灭灯明，北京瞻望新途。

星火摧焚旧墓，神州焕然兴，风光月霁，国泰民淳，看寰球，五洲随上大路。太阳思想，春色暖玄黄，赤浪滔天，掌舵碧海，引得今人还顾。

。

滕传秋

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于芜湖十一中

## 七律·南昌起义

洪都故郡恶蟒盘，赤旗奋起朽枯残。  
长缨横卷乌云灭，大刀直进白日翻。  
十数英雄擎烈火，百万农工弄狂澜。  
湘赣风展镰锤帜，红军笑挺井冈山。

## 七律·毛公

天雷醒世鬼风寒，人民救星立湖南。  
燎原势比湘江怒，造反力胜黄河蛮。  
八载抗战碎日寇，三截昆仑换新天。  
九月落秋凄雨送，谁复掌舵赤河山？

## 清平乐·贺友

正值校运会，数友绩佳，大恠，遂成此作。  
步疾风慢，旗顶青云淡。彩练当空都齐唤，眺望同学酣战。  
腾跃欲比天高，摘金夺银逞豪。今我青葱男女，更耍骨魄  
雄骁。

滕传秋

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于芜湖家中

## 卜算子·观夕阳偶感

金晕染青榕，天若红颊醉。满片人间漫赭烟，抬望云如碎。  
夕照对昏风，坡上吟眸坠。待没扶桑月已升，重把山河绘。

滕传秋

二零二三年十月三十日

于芜湖十一中

# 破阵子·读神话幻想与天庭斗

偶读神话，深以为部分天神粗鄙，既惧玉帝淫威，又施灾害于人间，尤怒之。故成此拙作，虽甚荒诞，亦欲表人定胜天之决心。愿我华胄力净九州，解放人类，再战胜天上妖魔。

人界常疾风雨，神都总降天妖。自跪玉皇奴迫下，又施凡尘恶火烧。岂能以圣朝？

先碎神州资本，再净全世绅豪。更要举枪邀电母，劈起革命闹凌霄。天宫赤旗昭。

滕传秋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六日

于芜湖家中

# 鸪兹慢

用《扬州慢》律，因赋芜湖，无关扬州，改之。

溇水青陵，鸪兹秀好，半开佳色江峦。傍扬子而卧，捧郁翠群山。看深陌双边叶朵，含笑嫣然。尽繁华，轩宇依重，灯火阑干。

阔江晚照，艖公嘹歌摆渔船，有水畔吹笛，黄牛游稻，米气香传。风情皖南淑女，游子念，隽美留连。此佳人绮景，平安情意盘桓。

滕传秋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九日

于芜湖家中

# 满江红·纪芜湖沦陷日

血迹当年，河山碎，金瓯低泣。倭寇掠，万家残破，草菅蝼蚁。哀鸿悲殍伏乱草，犹腥惨血涂荒地。问长江，何日驱东瀛，还安逸？

斩敌帜，擎武器。击日伪，夺营壁。众华胄，愤起抗倭豪旗。敢把残枪来刺虎，英雄战使摧山力。待天明，中华遍红风，欣颜涕。

滕传秋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日

于芜湖家中

## 七绝·朝阳

白月临坠青暮残，朝露渐起雾东山。  
飞出一轮击天破，撕乱层云尽赤晗。

# 祭南京死难同胞行

巍巍紫金，国府中山望玄武。应天游人访明孝，烟粉六朝犹击鼓，八十六年惊心事，三十万民曾作古。丁丑鏖战硝笼天，踏碎黄土马蹄恶，衣禽冠豸走茫茫。遍地狂燃摧心火，烧尽居屋余败墙，从此孤人无家房。怀里娇儿啼不休，强吮慈母乳中血。不知娘亲头已断，尸残臂紧倒墟中，身周废木烟未灭。猛闻枪鸣惊饿鸟，飞起弃食死者肉，啼哭小儿已毙亡。悲看长江城中过，嗟我之恨胜大江之长！海汪一片宁人拥，身后众鬼正操枪。火雨如麻倾膛扫，万庶伏前尸百行。乱髑髅中苟生者，微作嘶呻以歌殇。黄衣无常执钢刺，直入杀刀除未亡。野魂缥缈芥草荒。金陵花楼欢纵酒，倭兵狞笑令女娼。上至古稀老姬，下及孩提童女，皆蒙蹂躏不如死，清清身节喂馋狼。私地臭烂肤青紫，杂发遮面掩羞痕，吐泻难耐伤体脏。后庭遗曲尽焚毁，自吊而去死悬梁。挥刀劈首竟其数，百头刊报以彰功。桩上同胞强捆当作靶，战栗瞑眼失声呼，未杀亲眷涕满衫，切切哀求不得终。刺刀溅血如雷抨。南京！南京！！南京!!! 可怜南京故国千年睡，瞰见多少伤痛事。三十万怆魂怎安息？卫我和平！

## 七律·朝江

渊澜长驱哺华乡，文明千载始兹方。  
沃畔捧津春成绿，垌田怀水秋尽黄。  
万抹渔帆悠渡岸，一世生灵敬朝江。  
鱼米归罢南丝枕，和潮声里梦波光。

## 八声甘州·甲辰

望万家灯暖奉新辰，霞觞撞欢年。火送花如雨，夜泼烁彩，笑里生烟。抬枕三拆红袋，小辈数年钱。不晓几樽酒，催梦安眠。

一暮晴虹明彻，映桃符赤练，灯穗腾翻。看乡民同贺，喧路接村山。市阑珊、红棠金柳，笑君忙、忙把顺福沾。恣欢谑，景景璀璨，岁岁平安。

滕传秋

二零二四年二月十日

于白马山火龙岗

# 沁园春·赠友

扬子江郊，初雪遗白，数舸欲航。览元英垫絮，沉素万里，黛檐之下，紫榭黄廊。清湛暘天，纤凝衬日，澈宇澄然尽苍茫。谁遥望，临狮子山上，纵笑观阳？

君我一场同窗，誉信马长风少年郎。欲借云疾走，意通星汉，青葱豪气，畅痛挥觞。凭江为墨，大地成帛，壮书风华展傲狂。东方赤，照澜津腾涌，浩浩汤汤。

滕传秋

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五日

于芜湖十一中

注：

元英：雪。

垫絮：沉积的柳絮般的雪。

暘：明亮。

纤凝：云。

日期：初是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友人生日所写，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五日改。

# 八声甘州·读鲁迅

隶体横须密毅双眉，环指绕苍烟。忆古轩亭口，乌篷摆上，  
曾啖人箸间。四方清天锁梦，猛走乱瓜田。凭柜摹茴字，曲唱  
执鞭。

暗字须明炬火，尽驱脱冷气，示血轩辕。在寻药艰路，立  
笔战千篇。到如今，呼吾辈醒，映时间，奢苦与贫权。疗魂病，  
弃故人血，换我新鲜。

滕传秋

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七日

于芜湖家中

注：

全词：借用了多处鲁迅文章、语录。

# 水调歌头·读史望新

追望繁昌洞，再看半坡盘。圣神不识铜鼎，已而孔纲传。  
炮响黄龙慌遁，掀起残瓿风雨，天下目中山。后来红旗舞，世界换一番。

长城卧，天安赤，万民欢。乾坤已覆，晴虹华夏尽斑斓。  
犹记山河收拾，不怕犬吠妖声，烈旗指东南。倚天执剑日，昆仑亦可攀。

滕传秋

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于芜湖十一中

注：

繁昌洞：繁昌人字洞，古人类遗址。

半坡盘：半坡早期文明出土的盘子之类的文物。

圣神：三皇五帝等。

铜鼎：指青铜器时代。

黄龙：指清朝。

中山：孙中山先生。

末句：见毛泽东《念奴娇·昆仑》。

# 桂枝香·登马仁而记并见故新四阵地有感

马仁耸矗。绿茵陌边林，春风杨柳。行步长登翠海，楠丰路瘦。蓝溪如镜托浮叶，逝潺潺、零石澈透。奋而凌顶，万峦俱渺，我独挥袖。

想当年、英雄血守。阵地佚名骨，存卧如旧。倭寇东归，胜利旗扬锦绣。而今妖雾重侵至，此山中烈血值否？便须前看，我之壮气，闹红风骤！

滕传秋

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于芜湖家中

## 五绝·赠友

江色渺尘纤，清雨落绵绵。  
捧觞锅烟里，偕君再百年。

## 七律·期中考前

期中考试近矣，仍不愿锁己于课桌之前以备之，深感无聊疲倦，以为此教育并无意义。为表追求闲散之意，遂作之。

明知试期已相临，倦笔搁书懒奋发。  
朝倚素栏望晴云，晚坐青檐看雨花。  
偷得散淡三时梦，闲作悠哉半碗茶。  
本是意气无疆时，何必锁为做题家！

## 七绝·破防了想死

执笔难书蚁字间，顾目生活已坠渊。  
独坐千岩石迫下，梦作白骨作明天。

## 七绝·四月十日早晴暮雨并依旧破防想死而作

早作晴澈此为春，不知我欲逝沉沉。  
白暮忽来涟泪雨，小盒怀烬一寸深。

## 七绝·作业写不完了破防

何来万般皆下品，平生偏诩政商资。  
少年宛如一瞬梦，碎在挑灯夜读时。